



10505

讀書堂絲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男 宸黼編

卷九

記 六首

新建河陽縣學尊經閣記

經者何易詩書禮春秋是也尊者何六經之書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揅徹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包舉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天無言經卽天言也天無教經卽天之教也後世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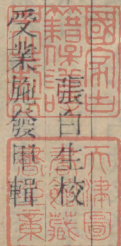
讀書堂全集卷第九

一

浙江書局刊

x 111

王無不稟而承之以出治人臣無不奉而法之以事君賢人君子學士大夫無不資之以窮理盡性至命故尊之也然六籍書爲最古刪自陶唐易雖包羲一畫而繫辭陳爻演卦立象則成於文王周公孔子三聖人之手其後焉者也詩禮爲三代之書詩亾然後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六者皆刪定於孔子卽孔子之書也自秦焚詩書坑儒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能涉其流波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宏肆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也惟楊雄似庶幾然去道也遠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



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能倡明道學而窺聖人闢奧因以
歎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
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
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
猶足以經世勵俗其方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孔子曰我非多
學而識之子一以貫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曰一貫曰反約豈非六經大旨哉至宋周程張朱諸大儒明於
斯道乃取詩書易禮春秋而闡明之若揭日月於中天庠序育
才師儒講學一以尊之我 國家肇造頒六經於學宮明一經
者皆得與於明經鄉會之試登進而用之 皇上崇儒重道細
旃之上於六經四子之書日有講著有義頒行天下兼 賜內
外諸大臣故文治之盛莫加焉乙卯歲從督撫之請於滇各學
設訓導十一員河陽新授朱君 濶遠而訓分焉澂之府廳縣
公及紳士全捐建造尊經閣於縣學學宮以崇文教以席師儒
以授生徒焉此盛世之休風也朱君不憚萬里遙具函道故而
請予記予嘉乃事爲紀歲月如此

重修容城縣文廟碑記

學宮者儲養人材之地也上不知教則下不知學聖道不明正
學蕪蕪因無成材無成材則無君子無君子則誰與人君共理
乎故人君欲得禹臯伊周之臣而用之須預儲養於學校周之
盛時以鄉三物教萬民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卽一閭一族
之間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宣莊而後道遂廢缺而齊
魯列國學校猶在僅僅脩飾虛器以誇於諸侯賓客而未嘗實
以教諸子弟也孔子生於洙泗之濱取易象諸禮春秋三百篇

以及六代之樂而纂脩刪定之諸生咸就其家而習禮焉絃歌
鼓瑟者三千人此其最盛漢興置辟雍立博士橋門觀聽縉紳
動色藩籥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爲太平之榮觀故當世卒鮮
眞儒是以漢儒識緯九流之習唐士釋老詞章之支學庸之書
襍於禮記孟子七篇例以子書迨有宋諸大儒出取而表章之
與論語列爲四書以詔後世直共六經揭日月於中天道術遂
定於一至今庠序育才師儒講習粹然一出于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正絕口於異端駁襍之私者周程朱張
諸君子之力也 國家建學徧宇內蠻陬海徼莫不有學諸生
多者五六百人少者百餘人可謂極盛雖所習者不過章句佔
俾所志者未免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不無驚文詞之博而
矜廉隅之飾其間或有豪傑之士挺興所以脩身治心相與詠

讀書臺文集卷第九

三

浙江書局刊

上

歌考業以求所謂道德禮樂經術之精微者自不乏人容邑如
元之劉靜脩先生倡明正學明之楊椒山忠愍公表表忠節近
世之孫鍾元徵君講道蘇門遠近宗師不可謂不盛予曩蒞茲
土見學宮傾頽捐修頗煥今二十餘年矣連歲淋雨漸卽於圯
大尹張君濤慨然欲新之於是首捐次紳捐次士捐鳩工三月
而告成董其役者縣尉胡君銓也正殿巍巍加以朱欄櫺星鎧
鎧瀆以花垣於是栴簷在列戟門璧池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
聞其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然高居拜其下者如見聖人
申如天如之容自是容之矜淬磨砥礪融其偏而歸於醇志於
脩身治心之要而去其佔俾聲利之染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
樂經術之寄於庠序者容之學有然顧不盛歟多士正學不傳
如靜脩忠節不僅如椒山倡道不僅如鍾元上與禹臯伊周而

並駕使人皆曰 國家建學立師制科取士道德禮樂經術之興於庠序者如容得人之盛如此又不盛歟容紳士來請記余樂爲之記以告於多士而勗其成云

藤花記 翁署

稽銓曹藤花廳肇於明初先在堂之後左廂續移廳於東北廂則別植之成弘間又移廳於右廂更植之卽今之藤花是也相傳吳詩寬文定公爲少宰時所雙樹當軒臨砌碧架紅欄披離掩覆蔭可半畝亦云茂矣吾聞昔賢周濂溪愛蓮陶淵明愛菊孟浩然愛梅以其異也今藤木非良材花亦凡品柔條綠附密葉繁陰未聞有君子之道焉何取乎爾而盛名灼灼光耀人寰卿士大夫樂道之兒童走卒咸知之 帝京編載詳誌之文人韻士哦詠之較之靈根仙種反若有加豈非以其地旣尊崇署

讀書臺全集卷九

四

浙江書局刊

列卿長物以人重歟夫豫章之木千尋以其長於深山處幽生邃雨露之養有殊斧斤之所弗及用是披雲干霄章章大耳此花幽香清氣愜飄忽卽之若無遠之馥馥有蘭桂之馨而處於淡積雪凝寒磊磊落落霜凌不凍風飄自若有松柏之概而永其年翠翳綠浮鬱鬱蒼蒼如幢如蓋映日愈光有榭楠之意而讓其巨甯翳維是兼可以觀盛衰焉方今 聖明在御六曹欽承寅恭同協悉秉公忠故百物暢遂八表雍熙致藤亦倍蔚自家卿而晉 黃靡參密勿者踵相接其他如賢人凋謝則必先損一巨枝不賢人在銓或木曹有降黜之事則花葉先爲萎頓此在大賢大不賢則然平平者否可知幾識微之士屢覘之信若著蔡響若枹鼓二百年於茲矣可見賢人君子之登進及不賢人之在列物先肇之豈藤之靈哉氣有感召理固然也

太宰容齋李公少宰文門彭公及予與本司諸君鍾華峰劉梅潭李望越王西澗司鼎臣曾岫峨張照干談震方蘇仍山劉彥度鄭開山咸爲賡和并有記予記之如此

少京兆汪涵齋三世鄉賢祠記

昔聖王之制祭祀也奉之以物是故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加八簋之設美物備焉而又昆蟲之異卉木之實陰陽之物復備焉然後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而明薦之郊禘而外有司之所掌春秋之所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何者以其賢也功德及民也漢世不惟其祀食三老五更于太學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其德盛

臺臺金卷第九

五

浙江書局刊

卷之十

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祀也敬昔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歿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慶周公則賜之子孫纂之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知國則知鄉矣知周公則知賢矣此鄉賢從祀之典之所由隆也少京兆汪涵齋予丁巳所錄士也以三世鄉賢祠記請予按汪公鈔字惺凡休甯西鄉上溪口人居恆妍精理學思繼晦菴欲希聖超凡故字焉旅京口同舍有遺金五百留還之以子康謠貴誥贈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制誥有推產同氣並其瘠而不居還金舍人當奇窮而愈固之語從祀邑祠子康謠字淡衷號鶴嶼學宗紫陽弱冠舉於鄉萬曆癸丑成進士授諸暨令廉而才多惠政管戶部郎監草場毖防有功司庾臨清值白蓮煽惑公禦

之懼公威他徙出守漳州卽晦庵舊治也一考故憲申之爲自約者八約屬者三又有八禁五不擬著爲令政教大行讞積獄全活者甚眾有汎海遭颶風者七十四人鎮將利其金誣爲寇公廉其實盡釋之舉卓異陞漳南參藩適魏崔肆焰崔爲公同門友招致公弗從且不通一字銜之大中丞周起元坐職數萬下漳籍沒士民洵泣訴公聞其事不累一人益忤璫推陞疏上矯旨削奪去漳民懷其德祀文公祠額曰新安兩夫子崇禎改元擢福甯兵憲時閩海多事爲之廣什伍設亭障元旦忽馳師賊不備斬馘無算且能使過弁有謀勇因有効死力者破格用之屢奏功寇平以疾告歸日講學天泉遺古兩書院官二十餘載貧乏不異諸生年六十八卒所著有書傳刪補萊漪園文集閩讞漫紀學者稱爲鶴嶼先生祀名宦鄉賢子鼎和字公調

讀書臺全集卷第九

六

浙江書局刊

女文文

性行端方入北雍從馮少墟余少原學以躬行實踐爲先父素嚴公愉色婉容四十年如一日事繼母曲盡孝謹撫幼弟及諸弟妹婚嫁身任之凡天官河渠律歷兵刑田賦等類無不究悉崇禎間詔三品以上官舉眞才實德方伯盧疏薦之有處不愧爲賢士出必不失爲名臣之語召至京陳精鑒別防壅蔽二疏不報曰遇不遇命也安往不得行吾志哉辭還坐卧焉文章堂一意講學發明辭文清讀書錄辛巳歲大飢捐賑多所全活江右盜躡徽郡陳方畧集鄉勇禦之邑獲甯兩臺復疏薦辭弗就所著有文清讀書錄發明小學闡義諸書以子晉徵貴 誥贈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 敕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祀郡邑鄉賢三世一堂俎豆奕葉煌煌盛矣或曰鶴嶼公功在閩疆祀之宜若惺凡公公調公曷祀予曰不然夫所謂賢者不僅以法

以勤以勞以能區區一二端論也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節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貧而在下也孝友慈儉以訓其俗稱引先王以化其鄉而又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以庇其身以重其國家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可謂賢矣昔顏淵一縫掖士耳其間爲邦孔子教以四代之禮樂曾子守身事親以孝著非有功也至今配食廟庭安論圭爵較尺寸功乎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自風之衰也赫霍當途之士往往稱述而懷奇砥行者每令閭沔無聞子甚憫焉茲汪氏三賢生於紫陽之里其學其行皆足以爲世師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里之文學博士諸生三老服其教志其道者請而祀之有司仰之上公儀之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致愛致愨誰曰不宜

麟

先考忍齋

國典

讀書全集卷第九

七

浙江書局刊

顯揚其先人起而議之矣曰某也善某也未善某也宜某也未宜未能揚之先指摘之罪莫大焉幸先大夫躬耕力學仰不愧俯不忤誠天地間完人辭弗獲今側于前賢之末雖然子有失德并議厥考用是兢兢思寡過而未能也恆惕焉爲涵齋記并

附先考祀于其末志愼也茲祠乃鄉之特祠而論并及于郡邑
祠者先公義也祠在豸山之阿蜿蜒數十里臨大河練溪浙水
滙之舊爲鶴嶼公讀書書院公調公製主特祀以示不祧涵齋
更製公調公主送祠配祠有田祭有規春秋兩舉與庠序並隆
此孝子暨厥孫特舉也故誌之

金碧園記

園曰金碧取金馬碧雞之義誌鄉思也始爲會館繼爲同鄉人
貨之于勦而贖之擬遺後來之公車者始於乙卯年行取銓部
居焉園爲舊有修而葺之編竹爲欄隨意種花卉植槐柳柿棗
間以芭蕉架以葡萄襍以朱藤綠蔓繞竹籬無池無山無名葩
異草奇石樓閣一庭堂堂正正公暇讀書其中舊一臺予構亭
於上扁曰望雲滇亂思母而望之也後滇平果迎養到此來時

讀書臺全集卷第九

八

浙江書局刊

卷九

八十三今九十有六隨母登覽權甚望母卽母至天耶人耶客
來遊者陋其隘予曰凡園日設成趣不過廓也奧也或青嶂丹
嶽峭壁層岑羅數十峰駢肩而列中通清流與頑砥競撞池臺
左右林麓周迴綠紅垂於天際餘紫生於煙杪開軒流目微陽
移庭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筆奇才有鼓怒風雲之氣
匪不樂也然山以岱而稱宗持以其雄峻名耳猶之乎人博大
者無奇巧况崇臺延閣之上陰晴變幻頃刻萬端此又造物者
之翕張莫知其所以然者也若夫奧蘂花草樹有古淡清幽之
趣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成也竹院靜而炎氣息荷葉滋而
曉霧繁迂委嵌次鞏盤據石青紫黑襍陳成錦賞歡文酒思挽
雲霄不可病其隘也獨是子出而撫浙撫吳別園三載已難堪
矣幸內轉日奉母遊子詩曰母近期頤身素健子垂耳順舞當

筵園中步步追隨快亭上婆婆遠望妍石髓芳芝如可得此身
嘗奉老姑仙曰幽齋課子止容膝寫字教孫可比拳惟日精勤
藏帙裏有時瀟洒落花前曰興至臨池漫灑翰煙雲奔瀉青琅
玕曰銀牀汲井未曾閑注水澆花意不慳何其樂也奈何憂樂
相生至癸酉年以母慎瀆屢叛擬就上元祖籍住攜來食指多
債累迫而鬻之移房交售者眷口無棲急買舟往江甯就親壻
居子有官老母怯暈艱於行反以十金賃南房數間住園爲副
憲萊園黃公賃而居焉別園又二載丙子眷口之在南者乏食
羣來就子於是浼萊園公讓合室仍住此月納賃金三十可勝
悲感凡人之情變幻非一定也爲悲爲喜爲憂爲懼以所感而
分感一也無情而生有情則何也羈窮拂鬱則哀怨易興得意
肆志則豪宕橫集此游移之恆態而至人之所謂物化者也是

讀書臺全集卷第九

九

浙江書局刊

知登高眺遠情由我生山川物色觸中而應故善持情者必反
觀焉夫天下事亦何嘗之有由園而觀之天日月麗而星辰繫
也然當晝而明方夕而晦是天不能恆有也由天而觀之地華
嶽載而河海振也然虧盈益謙變盈流謙是地亦不能恆有也
由地而觀之山草木生而禽獸居也然春榮秋落弋取獵獲是
山又不得而恆有也由山而觀之水蛟龍窟而魚鼈生也然旱
則乾涸則竭是水亦不得而恆有也子與園友者二十餘年矣
子母再四年卽百歲刻刻思還此園安能常享倘一旦而別園
非園負子亦非子負園其合也無因而合雖千里萬里亦合其
離也亦無因而離雖覲面猶將失之如太空本一無有也忽而
雲蒸雨灑電掣雷驚則油然沛然轟然灼然頓塞於天地之間
矣及其霽也天朗氣清仍如無有造物安能強而留之哉然吾

之戀戀於園者不過曰花以園而姪竹以園而幽琴以園而清
飲以園而暢文章以園而老揮翰以園而健此園之有助於予
者也園之戀戀於吾者又不過曰境得子而臻亭得子而勝蒔
花得子而爭妍禽鳥得子而交快林光得子文而麗風日得子
書而悠夜月得子琴而皎晨色得子香而韻此子之有契於園
者也契之之深助之之久其氣已盛盛不可居變之道也變之
之至樂之之甚其象爲盈盈不可常虛之漸也天地一蘧廬亭
館盡傳舍園安能擇雅卻俗而與居人亦焉能擇曠與奧而久
據園其達觀焉可也

寄園遊記

丙子春家恆夫弟邀予遊寄園于章雲蓮齋汪涵齋棧園胡鹿
亭戴繡臣田有汪紫滄姪仲琳文饒驂期姪孫麗青繼林繼授

讀臺集卷第九

十

浙江書局刊

五八三

繼揅在焉入門夾道箭餘旁列槐數十章拱立如侍面牆畫一
大松斜欹偃卧題曰風雨任摧殘甘心老屈蟠扶搖不肯起總
是畏高寒予瞪目視久之歎曰智哉恆夫吾識寄之意矣轉北
一門題曰月張舊址爲庶常查聲山筆折而南向築基略高三
楹題曰亦有木石爲予筆待往來客階前列盆景六子曰天地
間自有真山水吾弟愛此益孟拳握之觀何歟恆夫曰聊以寄
意耳子曰戲也凡石之道以潤而貴以瘦而雋以空而靈以浩
而壽而諸益兼得之得之且暢若使米顛見之當何如拜此連
水城耶石畔老檜小松碧水嫩藻一一設色以親人有足觀者
對面一聯曰老我荒園無捷徑對人故態是狂奴子笑曰又來
作怪恆夫將寄於狂乎可謂知道矣西去繞迴廊朱欄扁曰喧
中寂芭蕉披綠怪石嶙峋於亭於沼咸可望行數步一圍門額

曰拄笏軒爲艾司寇長人舊題虛櫺洞達視軒外山圍如城府
或纍纍然如蜂腰綴下而刻其中注注然如燕窠斜脊而蔀其
戶顛者窻者仰者歎者偃者俯而窺者騰而上者如人皆具耳
目口鼻無一相似意圍在南中因山得水依水得山點綴較易
此間風沙眯目平互無山曠衍無水能令山清水清臺清烟樹
清橋路俱清碧陰浸肌染骨眉額相照俱梧竹氣不必深造此
間已窺一斑云稍進一折幽巒翠篠懸碧攢青飛流界練水行
石中人行澗底水淅淅吐下注吾名之曰小瀑戀不忍去又折
入夾道兩垣皆石砌塗次一老樹橫互如覆可蔭半畝間若無
人孤峙天外朱子竹垞所輯日下舊聞謂勝國月張園古樹數
百年間物卽此再折則松杉槐柳蔚然蔚翳董公元宰題曰超
臺登其上俯視嘉禾立春花烜美竹新奇石蹲清流環臺樹露

讀書臺全集卷第九

十一

浙江書局刊

雙鶴舞並遊魚棲鳥舉熙熙然呈巧獻技新綠之狀與目謀潛
潛之舉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爽然而開者與心謀眾謹
曰此小李將軍一幅橫披也下臺編竹爲徑穿行三折乃升階
則新又堂也規模宏敞五楹沈宮簷繹堂贈恆夫聯曰陳元龍
湖海之士豪氣未除謝幼輿丘壑之姿風流自命字適健堂前
多古槐柏參天朱藤附之好鳥時來旁蒔雜卉或宴客絲竹間
作春之日百花流鶯來寄於園共相笑語已若爲主視人爲賓
其至也若讌賞之之疎將散也若怨去之之速夏之日清風入
而寄於林徘徊不舍意在滌繁暑竟夕達旦而清泉娛客亦奏
雅音秋之日霜淒氣肅萬象俱清不知從何來而寄於亭超忽
塵外片雲行雁似與遠目相期冬之日木落天迴遙山入戶而
寄焉可愛之景照於簾櫳若依於人遲遲散斂此則園之大觀

也繞行廊由竹徑而入奇石參差有八分書叢桂小山四字石
下有小洞水之去來於此通東爲綠陰深處沈宮詹題軒窗四
啟耳虛目開性得情適蓋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
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綠陰深則靜之至也四虛無
蔽則動之至也恆夫掘地得王覺斯先生所書石刻三十餘塊
贅於東壁以子新書三十景詩贅於西壁題曰合璧軒由軒而
入爲見心齋有樓焉古今書集廿四架署齋中朱竹垞太史額
以南面百城非阿也登樓北望太行歷歷在目齋前鑿池得水
名溫池冬日石底進以火魚樂其煥游泳如三時或有方外客
高士行僧至則款於此由軒左折爲水鑑山房古帖名畫咸貯
焉窗前竹樹茂美兩石池由小瀑下瀉曲通溫池夫有名園而
無山是闕闕也有山而無水是塵土未滌也有水而無臨觀之

讀書臺卷第九

三

浙江書局刊

亭臺亦棄水也所謂園者林木一勝也山二勝也水三勝也有
此三勝又必亭館點飾而後可遊樹亦易植水亦易濬亭館亦
易構但使蔥鬱成林迴繞成流嶽崎成勢照耀成景則難耳吾
愛此園洒墨錯繡花草斑斕奇石萬種林立水上與水相遭爭
妍騁巧大約以石尼水而不得往則滙而成潭以水間石而不
得朋則峙而爲嶼石偶誦而水贏則紆徐而容與水偶誦而石
贏則頽疊而吼怒水之行也迅則石之靜者反動而轉之爲龍
爲虎爲象爲兕石之去地也遠則水沉者反升而躍之爲花爲
蓋爲珠爲雪以水洗石水能予石以色而能爲雲爲霞爲砂爲
翠以石捍水石能予水以聲而能爲琴爲瑟爲歌爲唄石之跣
避水而其巖上覆則水常含雨霰之氣而不勝冷然石之顛避
水而其顛內卻則水恆映羲日之光而不勝爛然生平觀水石

之變莫暢於此者茲桂之叢也境之奧也山不在高水不在深
可以徜徉幽甚樂甚步而西爲舟居四面風翻如縱一葦於瑤
島間不復知有塵世更折而西卽一房山砦呀峯窾窾暗疏明
過小橋水自石隙流出潔然有霜電虬龍潛伏之氣時飄花徑
衣裾皆香暗泉由卧雲一帶而出曰瀉玉小徑北行爲石蚌蚌
形竅一半於石中是石未結而蚌先穴此鴻濛未闢所有非黃
帝戰蚩尤時物石蚌之左構偶遂軒半安竈取方諸之水水味
勝中冷惠泉半置丹爐煉金石之藥南則濃陰密蔭宛轉模糊
中峰巒巖岫如續如斷漸步漸高大石離立若虎豹蹲伏而擘
攫或蒼棟崛起而締構如蓮花如鐘如飛仙如僧胡不可勝紀
題曰鶴臯迤邐而過紅橋接獨倚樓樓爲宋文康公建顏仍舊
樓之東有近光臺看日初升光燦燦如一大紅毬蹴天少頃紅

臺臺彙卷第九

三

浙江書局刊

漸減而白而小矣由石砌而下漾池曰枕漱蒼翠紛披櫻霞蓮
露繡繡綺錯中一片澄泓若數百斛碎珠流走冰壺晶盤不受
纖塵絕無暑氣稍去卽曲澗吳中蘇子美滄浪亭朱長文樂園
范成大石湖舊隱開豁爽塹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風味他園則
過麗此園不傷巧愛而望之見桃花數十株甚嫩美碩大且繁
作緋色據水上長楊數章如偉丈夫衣冠拱手而護少女子於
內桃花亦醉而垂垂傍水洗粧不輕見顏額飲榭下盼久之花
有在水濱者牆角橋畔者岡阜上樓左右者梨花柳樹叢中者
輒灑水施茵曰與而迎客或當前夕風沙唐突則含酒滿舌嘖
之曰爲汝浣衣恒夫曰夫桃價不堪與牡丹作奴人且以市媼
辱之兄何好之甚予笑曰吾弟品花乎品價乎夫價則百十桃
者有之然皆如口脂面粉不粘人意刻畫綵繡人能益天夫桃

也遠而眺之光浮浮然近而卽之若有煖暈焉蓋頌桃德者天
天擬之於春殆異女乎陽出震而得梅桃與梅得其氣獨完故
於香味色中具有別韻卽刻畫綵續者巧愈不似似愈不眞恆
夫舍是而貴夫牡丹之癡肥何居此論宜罰各賦三詩效輞川
體題鶴臯枕漱石蚌不成罰三巨觥於是襍坐石上各給觚翰
坐久命一矮童爲蒙古人予呼曰小鬼令促之諸君或閉目潛
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坐者耳語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
歌或按紙伏崖石上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蹙額向人或
口吻作秋虫吟或曲肱看雲而卧予望見獨倚樓傍列三青峰
拔起卓立類予槩狂呼曰武庫物也皆一一可繪已而詩盡成
杯行無算子鶴臯詩曰愛爾清霄姿倚向松門啄歲久頂凝丹
毛羽潔如玉清唳起空中落葉填幽谷枕漱詩曰淙淙者其水

臺臺卷第九

古

浙江書局刊

磷磷者其石石與水相遭聲音自疎越與爲礪齒人甯爲洗耳
容石蚌詩曰叱石可成羊仙侶多幻術何以造化工不假雕鑿
力請君置花間石竅胎珠出各起立啖茗一甌又往而之他過
新又堂西曰巖澤之隅有巖而無澤文潔不俗旁一室曰獨樹
老夫家特幽隘坐此類枯禪北進曰歸厚居中設晦庵朱文公
神座及新安諸文獻左則恆夫知己徐敬菴督漕胡道南光祿
家爾合僉卿三好友右列恆夫高曾四代位次筵秩秩燭煌煌
同人肅而拜之旁爲巖乎齋繼拊讀書處可謂靜極過祠東爲
小鷺予曰大似飛雲洞而曰鷺何歟恆夫曰吾杭飛來峰靈鷲
類此故名石氣礧礧陰森凝寒若玉璽之磊呵霖霖映發靄靄
颺颺而欲墮者然東一亭曰無波艇坐於中對面蒼琅竹一叢
予愛之曰萬竿烟雨也西可顧小鷺東可望巍閣躡石磴南上

扁曰林臥遙集卽恆夫疊詩千二百首用韻二十字處也子曾
爲作序東數步面西曰狷青閣閣上西山爽氣四字爲鹿亭筆
西山玉泉五華諸勝列几席間閣下爲真堪隱面西向南三書
室爲授揀從師肄業處退而北卽宋文康公權授艾司寇公元
徵者三公始基於此老屋三間猶存驂期公車赴都息於此復
穿巷經幽窗邃室曲折莫認躡月臺而下偕出坐新又堂恆夫
爲具有品果實瀟茗行觴子擬續諸景詩同人曰勿遽三十景
豈無勝負高下安可並視而齊觀請先生居總裁席操一日之
文衡品題甲乙用放榜例標之庶足鼓勵辭曰不可列君不識
寄之意乎凡物以物視之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
而慄涉奪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
聞韶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慘則悴慄則

讀書臺卷第九

五

浙江書局刊

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且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
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此不知寄之妙用然耳若
知寄忘美惡混得失一洪纖均榮枯又何勝負高下之可別乎
同人曰不然鑑別妍媸也衡平輕重也天之生材區以別矣物
之不齊物之情也先王割疆分井定九賦酌上中服物采章崇
卑隆殺皆有等先生居銓部人才大小羣品賢否可令襍然而
並進歟曰可乃伐鼓升堂同人兩翼類同考官各就座曰今日
之事矢公矢慎予不敢有偷心焉宜先評主人茲園四十年前
爲宋文康創始後則艾公居焉嗣賃於徐公敬菴公督漕去恆
夫售之艾公子園林亭臺頽廢已久恆夫別出手眼爲開生面
然意在崇樸用名曰寄細至蒔花蕙草小橋流水竹垣蓬葦聯
額標題一一經緯而位置之觀其前戶後牖則闔闔之意簡也

因高爲臺就下爲沼亦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花不擇奇石不貴異亦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智居之何不得之有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一以貫之道也恆夫有焉吾贈之曰六者寄仙可乎同考曰善於是另爲一榜居特等不在三十子列然後次第取二十名作正榜餘十名爲副榜歸厚居祀先賢體旣尊崇禮宜優異居第一美以詩曰營室先宗廟客居今亦然餘波及密友春秋禮祀虔不謂頹流中古調一再彈次評湯之盤銘寄於斯堂厦其廣矣重門四闢列古敦彙間以笙鏞肆筵設几宜羽宜裳圖書之府翰墨之林新又堂第二詩曰元龍湖海士幼輿丘壑姿堂中列尊綏圖史上下施問奇滿戶外湘簾鉤半垂又評綠陰孤寄雙壁交輝竹石俱幽縹緗滿架彩筆生江淹之花題韻傳

讀書臺卷第九

七

浙江書局刊

輞川之神綠陰深處第三詩曰種蕉蕉成陰臨摹代簡牘琴音來深林茶煙漾修竹凝眸不見山俯仰鬚眉綠評質而有文樸而不雕由也升堂漸達於室三揖三讓以待騷人亦有木石第四詩名園如故物乘興卽來過有龐識迎送有樹待婆婆位置費得宜木石不在多評臺亦寥寥方方十笏上依日月之光華下瞰臺池之蒼翠萬玉剖而壁明萬繡開而錦奪俯視一切奴僕羣鬻超臺第五詩摳衣陟高臺超超異城市迴翔五雲中宮觀歷可指側身望蓬萊去之不盈咫評孤標獨唳不求賞識然奇矯無前人人目攝不與物伍不記年歲老樹第六詩老樹飽風霜迎門亦已古延我入南榮披豁宛如語偉哉凌雲姿匠石不敢取評天繪巧妙鬼斧鑱雕腹字多奇令人解頤帶步桂色恍惚幽元不記何代片時坐對人化爲碧叢桂小山第七詩叢

桂月中樹卻倚層巖開幽人鼓瑤瑟孤鶴唳蒼苔夫何小山下
冉冉入公來評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不險不奇極
乃險懸崖瀑布穿鑿石而來千迴百折到此淙淙曲澗第八詩
霽色上簾幙風雨何瀟瀟清流經百折音若笙竽調襍坐聽不
厭時見落英飄評磅礴渾茫從天而下不由父師立參神聖雪
羽丹纓雄奇之極正正堂堂意欲向人吾卻之又愛之鶴臯第
九詩列前紫電彩虹垂天之腰天女散花仙侶爭渡將之赤城
耶瓊臺雙闕耶此不可曉紅橋第十詩松菊慕羅含醉吟懷白
傳流水自潺湲蒙密疑無路何必胡麻屑又向紅橋去評望之
甚巍卽之甚平別造一格高下倒置可比桐柏宮獨倚樓第十
一詩高樓踞百尺俯檻動遐情何處一聲笛吹開玉宇清妙句
日紛披難以倚樓名評繞腸雄氣滿腹古文鬱鬱蒼蒼寄於石

讀書彙纂卷九

七

浙江書局刊

レ

畔濯纓之餘旣盥且漱仙或許之人所罕到似日本扶餘島而
非也枕漱第十二詩列前皎晶如練清明若空斜窺玲瓏得渭
北之飛雁俯視澹泞見終南之石珍石蚌第十三詩列前珍木
周庇奇花紛菲一葉孤舟放乎中流凝烟吐靄泛羽遊鱗層樓
天嬌而縈映危樹巉巖以燭輝舟居第十四詩屋居不在山舟
居不在水松風拂面來襍花滿階卍書畫載輕槎疑是襄陽米
評孤月洞庭正爾寂照忽有天山萬里雪一夜飛來此曠世逸
才小鷺第十五詩流波繞簷除亂石排烟樹但見花滿溪不見
鶯啼處還愁五丁來攝取小鷺去評文章胎骨清高氣象華貴
淡日和風停雲冲粹輕入詩書之芳圃何來手目之指視心實
自嫌最稱其名嚴乎齋第十六詩昔人談性學首標敬一義妮
媿千百言殷勤迪龔贖君今闡宗風蔽之此二字評清心雋逸

居然道骨仙風是縹緲峰下數椽也未有知名當急拔之無波艇第十七詩不涉波濤險不知波濤患波濤有時平人情多變幻得如此中居一帆登彼岸評醉筆橫披英英玉立不與絳灌爲伍名士也但才氣太露烟火未除屈置稍後林臥遙集第十八詩暫辭金馬門高臥煙霞谷圖編手校讐溪山自酬醉千律占詩名讓君此一著評氣聳勢昂意欲直接雲霄一派遙青達於座右足供朝夕樂哉狝青閣第十九詩仙人好樓居茲閣便登陟雉堞起雲霄三面形如玦幸有遙峰青飛來補其缺評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藏若景滅行必響起可以散步可以兀居巖澤之隅第二十詩巖澤只一隅園林自盤互綠蘿胥山椒碧澗引竹路好鳥惠然來花陰啼不住餘如瀉玉拄笏軒見心軒一房山臥雲獨樹老夫家偶遂眞堪隱喧中寂月張故址或一日

讀書臺集卷第九

六

浙江書局刊

之長未盡或前事之工易淹或筆墨稍荒或枯腸中竭別爲副榜庶幾獲附於拔十得五之義而幸免於掛一漏萬之譏也請以質之同考同考曰至公極明十子亦各予以詩瀉玉平地激層波憑欄捲飛雪寒光白日陰砰湃人語咽此水乃吾師移情忘朝夕拄笏軒不蠟阮公屐不登陶令輿開軒來爽氣拄頰樂有餘彈琴向遠岫懷抱爲之舒見心軒白何必虛室悟何必空山悠然會心處豈在寂與元花香禩鳥語達者忘蹄筌一房山迢迢三神山壺嶠削成巧茲山若瑤房玉几藏鴻誥焚用石葉香餐用紫芝草臥雲勞勞金門客坐臥集塵氛置身在天闕儼若雲中君不愁風雨冷但覺星辰親獨樹老夫家孤標洵清蒼歷年不知數幢幢如車帷槎枒長門戶欲詣杜陵家競指花溪處偶遂天地一浮漚何者爲吾有所以賢達人隨在安所受滔

滔古與今勳名孰非偶真堪隱十畝閒閒寬白雲屯其屢陟歷
苦不周圖書隨意把買山不用深昔言應非假喧中寂結廬在
城西松菊交相映羊求三徑來奇書共考訂人方慮其喧我獨
愛其靜月張故址園以月張名月出園如繪結構屬幽人林壑
因以邃陰晴罔不宜樹拂蟾光碎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第九

讀書堂全集卷第九

九

浙江書局刊

一六八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謝 儼輯

男 宸補編

卷十

記一首

河陽遊記

丙午之春予友潘明揚馬昌明鄭四可張履菴師太古葉闈脩輩邀予曰吾澗湖山佳勝徒望之而不親之不洽也親之而不文之不遠也茲春和景明屏輿騎期半月因地爲糧酒蔬果若皆山中有也仲春之朔首事西山而北而東而南次第登覽可乎予曰甚矣遊之難言也浪遊不律限遊不適燥遊不舒忙遊

讀書堂卷第十

一

浙江書局刊

不懶闈遊不思窮遊不澤苦遊不繼老遊不前稚遊不解富遊不都勢遊不甘官遊不韻士遊不修孤遊不語便遊不敬今之所謂遊則宜酌衷於數者之閒避所忌而趨所吉釋其回而增其美遊道如海庶幾乎蠡測同人曰善於是於一之日登西山自西街始出西巷過西成橋流水滔滔長隄綠柳一柿園極茂種蔬而外方田秀麥儘堪娛目過西村竹林千畝蔥蒨蔚如漸步漸高見兩小孤山巖巖如柿怪石嶙峋皆綻花色或曰仙人掌山而行天明拋此野語也前去爲朱家山瓦屋茅檐煙樹籠之比戶業耕織一里過石橋陟上曰元天閣可縱目大非塵世態度再上宮闕崔巍下奉維摩觀音大士旁曰盤龍活佛上則玉皇閣玉相金身餘盡莊嚴山於澗爲右爲虎而形又類之下兩山如足此地昂如首再上乃身尾達晉甯古有食澗實晉之

謠以晉民富而吾徵素瘠也因建寺以鎮之予詩虎首不可昂
諸天福茲土是也下視村落原隰平如掌一一可指數由右肩
臂上曰盛家菴頗精雅越十里爲白雲寺一道人仙骨稜稜偕
侶棲焉絕無煙火氣白雲往來屯其中不復知有五濁世界由
此北折而上又十餘里詣山顛西可望太華昆明陽諸勝晉
甯之盤龍寺卽所謂活佛坐化處肉身存焉琳宮梵宇極其壯
麗此地外不見寺內不見山今內外一視皆在眉睫下東則河
陽湖光激灩不僅華藏鳳城羅列拱伏而極遠之廣西廣南咸
隱約於混茫一氣中日夕急下山宿白雲道人習丹鑪事出酒
款同人同人有與之談懸者談黃白術者予坦卧聞異香時起
啜茗倦而就卧二之曰黎明聞鐘磬聲清越起粥罷循故道下
山且歌且樂至西泉山如一巨螺殼覆山麓疑昔神鼇負山置

龔臺菴卷第十

二

浙江書局刊

此鼇穴其中西穿昆池流於腹裏從罅迸出洞洞嗒嗒咄咄嘈
嘈混然渾然動而愈出出而愈新不涸不溢利賴蒸民仙人高
士之所樂浴而墨客詞卿之所來吟者也夫泉貌不難於澄而
味難於甘神不難於寂而韻難於活惟茲泉則具有之色如銀
而加湛味如飴而加冽其奮而上湧者如泡突其翻而漚汎者
如珠噴如璣躍其清激而雋快者如哀玉出聲霜鐘遞響滋爲
萍藻蔥鬱而浮動者如鏡窺綠鬢風牽翠帶或孤往或偕遊聲
色味俱佳耳目心皆快而深領之則肺腸都濯夢魂亦清我輩
受益於泉者多矣因與同人商所以酬泉者爲泉加護惜焉須
得白璧砌而青玉闌毋爲頑石所辱也瘦瓢吸而定蠶貳毋爲
恆器所襲也戰茗取足於靈液漱濯不得輕試也標格欲得其
清容塵俗不得少著也又擬爲泉加點綴焉芝蘭叢種松竹環

列而惡草不容託常木不容蔭也白鷗睡其旁朱魚戲其中而俗禽不許浴凡鱗不許泳也俾爾之常清者不受溷常靜者不受喧也爾受益於我輩者亦不少矣是泉於我輩交相遇交相益而交相酬者也奈何每暮春修禊童冠借浴少長襍沓至幾千人層崖絕壁之下三五坐而觴焉或曰良辰美景借以點綴太平亦不可少幸止此二三日未可禁也由是登山參差盡石有若虎蹲猊立蛇行龍飛鳳舞者若葆蓋屏幃蓼笋者鬱若翠燦若繡赤若鬻燔若樵者殊狀異態不可殫述由呂仙閣躡而上嘉卉美植經緯之石峭特且怪變凸者跂者伏者立者仆且僵者散而布者如羝之乳如鹿之奔如鼠之飛如鳥鵲之俯啄如兔之自吐其子猿猴之垂藤而飲於水也攀躋其間至高明亭見蜃氣龍光隱見明滅沙禽水鳥出沒煙波杳靄間且喜且

讀書臺卷第十

三

浙江書局刊

上

愕真天下奇偉卓絕之觀也盤旋躑躅而下蕩一葉至中央踞滄浪亭隄上垂柳舒綠映水游魚樂焉蕩而北危巖亂石水爲虬行勢出石壇下鏘鏘作環佩聲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子期伯牙其成知已舍艇由山行至燕窩塘巖如牆峙倒出水上鳴泉下瀉斜而窺之深不可測遇石激之泉怒躍起魚尺許見人來則出拋餅則擎而啗之清絕寒甚折而西列刻石乃予與馮再來太守劉文季太史潘明揚明經唱和詩又一巨石龜形刊前太守詩進西廳折曰龍王廟軒豁無血祀氣前爲觀音大士殿又前供彌勒像極莊嚴扁曰西畧龍泉行數十武過木橋有兩澄潭水湧出石隙予公車憶之詩曰紫鼈穴地出鐵色錯於染空腹藏溟渤驚雷迸鏘坎澌沫從天下萬古流不減龍窩長子孫蛟宮集蜺螭雙泓盪

晴波奔注河渠遠灌漑徧西郊浩澤無窮衍柳岸好鳥音崩崖
帶苔蘚颯窟叫層礎鷗鳧浮清淺遵渚泛蘭觴乘漪孺歌轉遊
戲蓮花裏澡浴神開展結賞同員嶠弄釣方壺坂天涯久滯客
何時恣遊覽西行果園數畝桃花炬爛則龍岡寺也習俗稱三
教中塑維摩右列老子並屈吾夫子而列於上予心不然相沿
已久誰爲辨之同人曰和尚拜佛道人拜道君吾孔子徒也拜
孔子是夜宿於左方丈三之日遊定光寺萬竹叢中屋瓦皆綠
人色如碧幽而又幽者也旋望寶化寺發途次與遊侶約曰毋
愆恩見山骨稜稜雲破霧裂則少住見兩山忽豁千峰髻見則
少住見古木蕭蕭柯韻悠揚石橋流水悄然如話則少住惟畫
棟文楣卽掉臂而過之以所不足者非此物也前爲龍山石色
盡藍如龍鱗獨蜿蜒一挖二里許似血色年久化爲碧或曰此

讀書臺卷第十

四

浙江書局刊

101

兩龍鬪於泉其一傷目走血滴易曰龍戰於野其血元黃是也
荒唐不可信一山巍然具鱗甲名麒麟山高峙天外望之果如
吐玉書於闕里者去爲白土坡卽闍修葉君莊兄闍然結茅於
此同人登堂拜母茶飯畢至青龍廟每六月一日遊者千人祀
龍也稍過爲三教殿卽子昔年同馬五全先生讀書於中自己
至二鼓飲火酒六十斤論文處也今先生逝矣乃昌明伯噓唏
久之北行一泉清冽過茶圃僧徒采之立觀移時須臾至大悲
閣菩薩千手目中爲毘盧殿過圓門則寶化寺也妙相端凝獅
象蓮花巍巍高坐其外巨竹參天松杉蕉柳映帶左右水以竹
簾自山腰淙淙而來瀾蒼添香或曰松火也予曾讀書於此湖
天在抱平疇阡陌如棋盤區畫井然走石門坎卽羅藏山足居
民樸野日西庵宿於此主人以雞黍餉濁酒無算同人醉焉四

之日登山湍水奔下如雷鳴而過山多薇蕨藥物人采之深箒懸崖林莽翳翳或斷或續至山腰此身在雲霧之上矣同人圍坐問觀山有道乎曰有遠觀欲得強其氣近觀欲得弱其質外觀之欲其無遮近觀之欲其無飾是故骨欲老而膚欲少也主欲幽而客欲明也予曩行河北河東遙望大山青青小山紫翠殆若可餐逼而視之童塊耳頑疆耳此能遠而不能近者也次行黔楚之間山尖萬點詭狀奇形致可游目顧在重巖疊嶂之中不觀曠然域外此能主而不能客者也若夫吳山悠悠輕冶而乏氣粵山蒼蒼裸袒而乏飾是其風土故然觀者不能無歎茲之梁山其崑崙嵯峩鬱盤險固遠而望之滿平端正博厚深沈方之五嶽絕類嵩高並類泰華斯其氣已雄矣迫而察之靡顏膩理細草幽花古木蒼藤青崖綠蘚濱濱點綴若圖繪刺繡

讀書臺叢卷第十

五

浙江書局刊

101

而成斯其質固麗也同人曰閱歷多故審理細非具眼孰察之徐行見瀑布如雨霞飄空曰異哉凡瀑皆倚壁而下觸石而注而此瀑獨無所倚負無所抵觸從絕壁石凹中傾瀉故凡瀑皆衝激崩浚而此瀑獨委蛇縹緲或久閣不下一下而憤懣偪億盛氣以赴則飛電迅雷之時發也或忽然四散不知所之已散復集而奔騰襍沓一時齊至則羽林三十萬披堅執銳如牆而進也當其舒徐時其爲響如琴如瑟如笙如簧如籥而及其紛輪洶澗則又如走石如裂竹如鼗鼓如鐘如鏞如鐻之具奏也蓋蚴蟻者其常而砰磕者其變也少選五綵注射作五色長虹炫煜不定白者白珊瑚青者青蓮綠者綠珩紅者紅罽紫者紫磨如人面目衣裳皆受綵繪而又神矣是於物爲帝青寶爲瓶迦於服爲霓裳爲六珠衣於人爲洛妃爲漢女爲藐姑射之人矣

僧曰此五色瀑最不易得卽千歲老頭陀罕有見此者是山靈
有知獨屬意於公輩耶爲之驚喜努力而上不知若干里登其
竦處徘徊大嘯仰矚青天俯觀無際乃知天地大矣而其鑪冶
融結分形布位無一雷同至於小水小石未嘗艸艸各極其致
吁何造物者之神一至此歟其初上也眾山以漸而低今到最
高處則此山如大父而眾山皆兒孫繞膝此山如天闕而眾山
皆大海波紋矣下視激境一時暗如墨漆亂雲飛馳驚雷震疊
電光如金蛇旋繞於五峰玉筍金蓮間雨如河漢下瀉於撫仙
之湖踰時而過天朗氣清同人曰此風暴春天所謂二十四場
花信風也日西墜忽雲靈與日光摩盪相爲蔽虧半紺半赤半
淫山水草木皆煥金碧閃爍萬狀中衝黃氣一道若界天畫地
而長空虹霓交互如蜀錦秦篆錯成文理燦而復犁不可以繪

讀書臺文集卷第十

六

浙江書局刊

101

茲遊也疑誤入皓冥吸吞元氣置身邃古之初吾輩其被鴻濛
也乎同人曰不可無詩予沈思之不得曰予少好吟於尋常景
物率爾下筆頗得佳語至於名山大川立意構詞乃反失之何
則物有以奪其氣也予覽此大荒不無自失辟如解聲音人曲
窗嘔亞亦成佳韻乃置酒高會冠舄紛錯輒面赤曰顫而不能
吐音氣先懾也暮色欲晦急步菜花坪就僧綱體文所構寺曰
鷲峰而宿暮鼓晨鐘峨嵋天半不記塵世有何勞攘不止隔歲
五之日未明而輿看東方紅日如一大金輪湧於海底遲回搖
曳漸上高漢普照下方世界復得光明風自遠來其力甚勁候
與地下絕殊循崖而下夜半乃至前之寶華宿焉城中刁仲熊
楊巽耳梅調伯丁文相偕來責同人以失邀恚甚予解之曰境
非一大抵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并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

風雷雨雪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狻巖虎窟蛟穴鼉宮
狐狸嘯而休鷓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藤脆非
捷如猿禽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
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於
俗冗頓於老疾左於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
亦盡而勝不足及及亦不足文者多矣吾友年方壯一勝也能
文二勝也興勃勃三勝也家無俗累四勝也勝概無窮計日尙
有十時與景並殷遙何怨之有各罰酒三巨觥命清歌一曲仲
熊爲崑調調伯爲古歌文相理江鄉藐姑之曲更闌酒罷六之
日晨復出白坡東行半里升北山詣子考妣塋前同人肅拜過
櫻樹村抵鄭家菴曰竹林寺山如夾周帀皆竹石澗澄清龍嵒
嶽寄奇峭之狀幽靜可掬一茶卽行經如是菴山阜曠衍田如

讀書彙卷第十

七

浙江書局刊

梯磴層級而上前後左右皆種禾昔人緬雲嘯月討松論桂之
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皆得
與壺公一壺巢公一巢共縮而游之數百步間王懸仲舉煙爲
信韓昌黎慟哭絕書誰爲勞逸哉里餘至五靈廟每九月二十
八日俗曰慶神誕攜觴挈榼聚萬人由此可登鳳山形如舞鳳
郡治建其下山色如赤脂如丹如緋如絳桃松色青草色翠樹
色穠山鋪朱底草散茵毯燦若舒顏色鮮如霞鳳之所翔百鳥
集焉有鸞青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鶴墨其足有雞玉其羽有金
衣以華其身有孔雀采其尾相掩映形家曰可惜山破子曰此
術士之翥見也山不破不分非羽非翎鳳具五苞賴有此
耳予詩略曰俞元稱佳麗九苞繞鳳城鸞鷲無窮數飛舞入重
闈又曰紅蓮不在水分葉簇蒼巖遂登千尋頂表裏看華菁葢

謂此也繞而下瞰城中萬家煙火華陽拱其左虎山伏其右五峰如屏仙湖如鏡巨觀也至翠竹菴凡竹之所在雖蛇花異草嘉木奇馨皆削其色而滅其神不知何以能使芙蓉城中失其芳妍桃花源上讓其幽邃此不可解次則華嚴閣極壯麗大雄者曰鳳翔寺迴廊列羅漢規模宏大氣象軒朗離城不過數十武是夕宿此七之日北折入萬花谷正芳菲候也花爲夜雨洗娟然如拂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醜面髻鬟之始掠花非一種色佳者如燕脂初從火出丹砂翡翠瓜皮竹葉鸚綠鴉青上有猩紅雲五千尺是四十里石家錦如繡鋪赤瑪瑙又有無數碎翦鵝毛霞俱金黃荔錦水晶葡萄紫也又有遠嵐數層門出魚肚白穿入出鑪銀缸中金光煜煜不定蓋是聚天地山川雲霞日采烘蒸鬱襯不知開此一大染局於此欲作何製爲天帝之裳

讀書臺全集卷第十

八

浙江書局刊

101

乎天女之羅襦乎意者如海蜃煥色呈奇故爲此蕩胸決背之勝耶抑假吾輩以文章使之變幻離奇照耀古今耶流連久之瓊筵飛花若王謝家子弟不復知竈下鹽米事近接三春池村落相聯海上三山仞利五院依稀似之若夫山裏田間泉周隄外花裏有耕耨之容谷中聞雞犬之聲人境耶蓬萊耶其孰能辨回抵華藏先詣東浦看泉湧處浮青吐瀾皎然不滓泡沸如爭迴盤如合淪漾如織深闢而流其勢不返混譁而出其源不竭爲渚爲沚爲瀟爲清溪沛然而達傍無萑葭旌榿之擾中無舟楫沿洄之撓故得保其文潔達於水閣水氣林光明風豔日風軒月榭皆納而有俄有仙雲駕颿冉冉而來棲遲閣外鳧鷖鷗鷺羣飛窈窕上視珠宮玉殿星列碧樹撐天鳴鶯好鳥萬個崖石玲瓏不知幾千仞遠視則水霞氤氳莽蒼萬頃田疇龜析

帶綠攢青此則名都所未覩也由此而上入山門一座乃布袋和尚坦腹而坐四時向人笑厯級升階爲大殿偉然云創自齊梁又曰魯般所造又曰敬德重修棟梁皆本色木無飾徒手架成不用釘鐵竹木屑不用灑掃自然無塵傳此間有避塵珠未可信然異極矣廊外僧舍殿閣如雲是夜宿此八之曰步瑤光臺崑吼峻嶒俯視四極蒼然一色雲霧屢散屢合大石離立禽鷲獸伏或磔如戟或蟠如龍或怒如虬或踞如虎或拱立如端人正士或如飛雲攀緣而過曰金雞崖曰仙人洞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臺寬平可坐可飲可吟可娛目翠竹茂樹朱藤蔓絡從積鐵冷金中時出雲溜蘚斑不可窮其狀右曰一天門越百級至虛樓危甚下空不可測厯二天門三天門最高處曰玉皇閣前則大土殿相傳兩壁乃仙人朱碧峰所畫年久彩色不無

讀書全集卷一

九

浙江書局刊

剝落獨大士一大身百小身周遭獨全餘菴觀人物鳥獸樹木則不完亦異事也吾愛長松落落遠者一二百年物近亦數十年寅朝夕照邀清暉於明月漱爽籟之清風卽水遠不聞湍激僧嬾不習鼓鐘而樹杪生濤山空響梵劃然而虎豹嘯嘒然而蛟螭吟此皆松之餘韻也夫松固木中龍類也松脂入地爲琥珀龍血亦爲琥珀同氣相求也嵐巒疊翠如纈如藻映於竹樹蔥蘢之間斷而復連直達三清閣泉出山巔釀而爲池池可施筏派能流響不俟漱浥煩襟如洗玉之膏乎坤之液乎瑤池之桃之汁乎峨帽之雪之漉乎中冷不足道也閣最高題曰一塵不到吾嘗讀書於此身并於雲耳屬於泉目光於林手緇於碑足鍊於坪鼻慧於空香而思慮沖於高下薄福人享此罪愧罪愧是夜暢飲論數日所歷名刹以何爲最予曰名利之勝不在

焜炫而在古雅老樹插天連章台抱霜皮縞理滴溜成疣一古也殿閣參差丹雘閭淡女蘿陵茗赤紛綠駭二古也小有頽落不傷靜窈若金碧燦睛固爲嚴飭搜討幽懷轉非所愜華山寺雖麗不足而邃穆有餘大都借蔭於疊岫而貸色於崇柯更以締構旣遠兵燹不加非六季之遺規則唐宋之故址傾聽而清音集睽視而喬影現露垢屏滌靡侈汰靜正令人超忽荒蕪有煙外之意若使梵響時聞禪規肇整卽鷲峰獅堂何多讓焉子妄謂華藏匪特激無卽滇東西迤亦無匪特滇無吾歷海內過半未之覩也九之日下山欲行僧款留同人曰吾輩欲遍覽湖山之勝於半月忙甚似六國徵調百萬軍騎分路戰祖龍者安可再留辭去二里許爲筆果菴樹木繁蔚石芒峭峻髻盤髻繞雲駛霧騰幽而奧僻而小茶畢卽行里許至新菴一名藥師菴

讀書臺全集卷第十

十

浙江書局刊

1001

吾嫌其俗改曰慈雲菴望仙湖如出匣之劍光氣燁燁時時閃暗推磨萬頃不定正欲呼吸天風而觸膚薄射元氣圍人都無所見僅有玉筍峰恍惚中聊相慰藉耳耳潺潺目灼灼桃花流水白白紅紅菴左右兩臂及臍以下五色襍陳枝頭葉裏自然煥目酌酒賞之里許卽東照寺寺近舊城友人張思九張大羅施東曙徐應谷張開基王錫九徐闔修至曰好遊興不知不獲共明日追隨寺清雅長林喬松夾山攬雲去秋遊此寺內一大柑爛熳披離翠羽丹苞之中無數金珠火齊僧剝柑烹泉香風拂拂仍落八柑相贈富麗中幽逸清美木魚聲鐘磬聲與梵音響答萬慮俱清是夜宿此稍去卽金蓮山詣文廟子詩瑤池一葉蓮花瓣長擲湖邊炳六經此郡庠也至中城四平無倚突聳一山曰鳳窩上建元天閣高槐翠柏隨石低昂而籠罩之子詩

鳳窩如拳小天風吹下迢佛頭青作頂東方躡巨鼈欲尋仙人
居豈憚登陟勞輕飄散微霞仰見巖岫高紫庭風日好青槐間
松濤卽此十之口走象鼻嶺鼻入湖內似渴而飲凡山以鳥獸
草木名或類或不類獨吾澂名鳳卽似鳳名虎卽似虎名龍卽
似龍名麟卽似麟名金蓮卽似蓮名玉筍卽似筍而此之名象
卽似象又非僅曰似之也奇也遵湖岸走至溫泉泉在湖邊去
不數武聲湯湯然氣滃滃然若不可嚮邇卽而視之靜若懸鑿
熱甚未可掬而嗽其氣香其味冲泡起於下若轉念珠投以錢
作蛺蝶舞與泡影相頽頽良久乃下可以熟雞其他可知或曰
山多琉璃煇水成湯此言之有理者去十里則蒿子菁也引水
灌田土沃挺嘉禾師太古兄號天睿居焉一室臨湖可千仞開
窗視之波濤排擊如電掣雷轟開霽所謂晴波躍金錦麟游泳

讀書叢卷第十

十一

浙江書局刊

語不虛也殺雞爲黍而食同人見其二子焉天睿同至海口一
山曰文星鎖水口又曰渴龍奔水湖水由此東洩過千山萬山
中開不過數丈水得無阻予曰山足稍伸則吾澂盡澤國矣造
物者有心耶或有靈物如蛟龍類穿而東之闕此一境是未可
知過松子園羣山皆松望之蒼蔚喬生來迎村少田比戶以漁
爲業時曬網罟編竹作籠以取魚生邀同人至其廬捕魚長數
尺百尾洒如海皆大醉次日舟楫畢具進鮮晨餐十一之日泛
湖望孤山若小青螺在游氣溟茫外連艫糜艦與波上下類鳧
鷖點點拍水上此山金銀宮闕浮屠摩天松檜林木皆非近代
物乃爲流寇所劫遠邇人之避兵於上者僧俗并屠焚其梵宇
臺殿菩薩之範金者擊碎輦而鑄錢咸陽一炬片瓦不遺予曰
佛亦不能自庇其身乎使佛有靈盡沈此賊於水底何難而乃

聽賊殘其軀火其廬戕其徒眾及男女至萬謂捨身耶何捨於賊也謂慈於賊耶何弗慈於良耶謂尼運耶夫佛平曰大言神通法力指天天開畫地地裂何運之能波蕩也可見奉佛者之感也江川明興浪廣茫茫列湖邊界魚石最奇湖與江川海通一巨石界焉江川之大首魚肥美異常至石而返仙湖之鱖鰣魚亦名物至石而返彼此不相過大不可解亦異也忽密雲蔽空微浪披拂隔岸峰巒或隱或現遙望五峰若覆盂橫壓水面俄而風濤稍震潘明揚張思九張大羅張開基師天睿喬生諸君默息寡言餘人或曰吾欲探驪珠或曰吾欲據鼇背或曰安得覆舟則吾入蕊珠宮而結水仙之佩或曰吾欲得龍女生龍子龍孫乘雲上天獨子曰否安得釀湖水爲佳醪而膾北海之鯤脯南溟之鵬起金蓮爲盂握玉筍作箸予則偃仰其中餘則

讀書臺卷第十

三

浙江書局刊

皆讓多君爲之狂談怪論未暇絕口而扁舟已抵山麓矣麓頗叢竅下接湖水聲聲鞞震盪齧山足任飛擊不爲動可知石性剛故也少開朗則鳳山鳳城華山梁山一分奇取秀以效於前登岸綠衝庠友十餘人來相迎烹鮮設饌出美醞清歌達旦此地依山臨湖山倍秀湖倍清故人文莫盛焉湖側多魚洞壘石爲界每洞價值數百金富室乃得有洞連數十魚目紅則其來信也每盛暑鱖鰣魚發則蔽湖而來鱗砌入洞或入巨籠中或竹兜或竹簾撮入舟中舟舟皆滿來觀者白手求去不用錢買魚或有連洞皆進者或進此而不進彼者此主載去如山彼主求一不得或曰命也子曰不然魚之行有導而前者一魚進則羣魚皆進一魚卻則羣魚皆卻導者顧盼不知所喜何所怯而然又以夏則湖水熱洞出清流故羣然而赴也主獲魚則

命工人取鹽數千觔於甕於盆於缸急醃之以篋笆曬之懼腐
臭也販者攜數千金爭售之元江交趾貨獲大息十二之日登
五峰羅浮四百里不足比縹緲七十二峰未足方也南望臨元
交廣隱隱朦朧一派青碧色須臾霧合人山俱失就茅菴而休
焉啜茗飛白諸主君曰吾輩居湖上日觀水不得其要孟子曰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言乎流水也湖爲水之歸先生何以教之
予曰請以觀海論由其異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爲一身苟欲
觀海之形其茫渾瀾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侔大閱古今
以爲壽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概莊周不能盡其辭
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今試與諸君觀湖於形
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
能知其故以處夫貴賤富貧禍福之閒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

望臺叢書卷第十

三

浙江書局刊

LOO川

浩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爲法則可以
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愛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
不減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吾量則可以容眾養人
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
生育濡載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諸君居於湖上晨夕領略其
得於湖者多矣若曰燕閑之餘相集銜杯棋弈詠歌而恣其槃
樂嘯傲以自逸此直庸眾人之事而非吾輩之所爲快也諸君
謝謂今日得聞所未聞吾輩益湖亦益矣晨興霧迷不辨咫尺
有泉鳴林薄間如鼓瑟類金奏闌而石聲間作又有靄氛如浮
雲飛絮浮空而前數日之內自魂魄所徵候口鼻所受納以至
便遺所化捐無非雲氣水聲花香草色此皆王子晉葛鍊師魏
夫人輩騎青鸞乘雲車吸金漿而調石髓之所也宜再徧登夫

吾輩目不過兩寸惡能窮宇宙之變哉一眺望間便欲了上下
千百年事此不過望屠門而食氣不可以飽驕人雖然疎籠之
羽義不反顧而吾輩猶得翩翔踐盟以去雖不滿腹亦不虛歸
矣一癯全鼎蜜無中邊其韻一也且食肉者何必馬肝而盡哉
相與唱凱十三之日還綠衝諸君宴花宮登萃景樓塞蘅掇藻
駢秩賓筵饗子烹鮮飭鯉襍薦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
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人禽鳥之聲不一類更歸
石而坐上下天光悉出樽俎之下諸君曰十餘日之遊至是觀
止矣先生宜一評之曰吾徵之山高爲羅藏奇爲玉筍名爲華
山巉爲西碧此山之勝也麒麟山之石鱗搖甲動龍山之石怒
虎伏犀華藏之石丹梯翠屏五峰之石吞波吐浪此石之勝也
新治兩河交會明湖在抱羣峰如侍登樓一望平疇衍野似入

讀書臺彙卷第十

古

浙江書局刊

上〇〇〇

潼關得百二山河者此鳳城之勝也西山梅舊府杏花谷櫻東
照橋新菴橙楊梅早熟橄欖并登瓜甜如蜜桂黃如金桃有如
蟠之號梨有似雪之稱山茶第一牡丹亞之此花果之盛也絕
壁森倚呼吸通羣帝之座陟降信宿迄於仙都雙闕雲聳以夾
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此仙跡之勝也嵐光波綠狀如削瓜彌天
放白拔地簇青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景倒景重溟匿峰
千嶽雲來爭坐方欲尼之膚寸卽入貯於室中此梁山幽居之
勝也泰山以孔子小天下傳特出孟子寓言固非其實嵩山傳
漢武三呼之事頗涉虛誕亦著爲典蓋孔子大聖漢武人主其
尊大實重於嶽苟有所寄託則交賴以爲勝衡山傳韓昌黎開
雲朱張齋雪一事亦偶然語耳今書林藝圃誇詡欣豔爲天外
三峰之藻色言必舉之不亦係乎其人哉然則人士微渺欲馳

聲千載事豈在大要在先修其大者爲之本而末自舉也今西山崔巍闡幽顯微挺然秀出可擬東岱羅藏鬱鬱律律如蓋臣戴幘頭垂紳摺笏可方西華鳳山中峙如千本火樹逆吐銀花突如其來煙飛雪灑嵩山少室似之五峰當風烈雨晦之日洞穴開噎若欲雲歎雷疑巖巖然望而畏之煙霽景麗之時巖崿灑蔚靄若拂嵐撲岱靄靄屈指可數又可逃而愛之天台雁蕩差足彷彿玉筍特拔直上青霄五峰如架仙湖如硯類卓筆峰而過之昔謝康樂席父祖之資呼其童僕門生探峻造幽伐木開徑旣登石門之頂遂營所住其云乘日用慰營魂以爲是三萬六千日中之日也昔人臥遊五嶽吾輩今實以踵遊五嶽昔人遊所不及以筆代踵吾輩半月竟以踵代筆孰得孰失一座大笑十四之日至玉筍山念所經遊過山不啻千重納水不啻萬流雖崇嶺峻嘯俱有迴避倚著無一能孤立如龍門辰柱巋然中流者今玉筍高可千仞圍不過數里上撐昊天下維地紀纖塵不染波盪不驚互萬古而常新歷千愛而作鎮乃人之一心本與天地通或爲巧言所入或爲正義所拂或爲紛華所牽或爲非道所接遂乖其正理亂其常性不若茲峰何耶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玉筍者眞可謂大丈夫矣予詩曰青峰遠峙入湖清秀骨嶙峋浮若瑩似筆生花詞可寫當天作柱手能擎波光盪影終須直風力吹磔自不傾四壁無鄰眞突兀千巖萬壑羨孤撐路從山腰過友人詩曰山徑龍爬路峰前馬踏雲予詩曰我醉風吹煙雨散手探彩筆寫青天以予方十齡先慈夢予擎此向空而書後文思大進書法亦臻

玉筍亦名曰文筆山曰尖山故也迤邐而下抵龍王廟循湖邊
行如隊載笑載歌一路多漁人設罾布網或依沙洲石瀨爲舍
或浮舍水上或隱其身樹底或就大隄編竹籬楚居或將魚蟹
向人賣換青蚨換酒悠悠天地此何人哉隄之裏蘆葦叢青荷
葉出水其田田而高於蓋亭亭而聯如雲者經迴十餘里曾不
得周其涯焉至於此中婀娜與薺澤者菰之葉燦如華的者也
葦之須戟如而森如者也菱之團如鏡結如帶而綴如火齊也
芡之供如盤盂如遺鈿墮珥如散萬斛珠也其始步也不雨不
霏浮光盪金如潛師枚士鉦鼓殊不震揚觀湖裏湖外景色已
隱如觀長平鉅鹿戰張羽衛而不馳一旦雷師電伯號令肅然
與蛟吼相乘風翻雨灑急奔大河口宿河口中道也有由是而
之東者入城者吾西畔數友十五之日抵舍

袁良怡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葛長祚輯

男宸黼編

卷十一

經序 一十五首

周易義序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則易經爲憂患之書也人僅以揲筮求之而易道衰矣庖羲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言似山內出雲也殷曰歸藏言萬物莫不收藏也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取交易變易之義也周公作文辭孔子作彖辭象

讀書堂全集卷第十一

一

浙江書局刊

××××

辭繫辭文言序卦雜卦謂之十翼而易之道始備第伏羲畫卦是爲先天有圖象而未有書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有法數而未有書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其義取諸變易其氣也不易其位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其書有象有爻有象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也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是故漢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爻者何也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大小故辭有險易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辨順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內外遠近始終各存其會避險尙遠趨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暗豐尙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道不可過也犯時之患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觀爻思變變斯盡矣夫象者出意者

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言可忘也義苟在健何必於馬類苟在順何必於牛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忘象以求其義義斯見矣卦爻象辭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卦雖不同同者奇偶爻雖不同同者九六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嘗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嘗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其得之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是圖書皆可以

讀書堂全集卷第十一

二

浙江書局刊

卷十一

畫卦也然大易止自一而十之數洪範止自一而九之數其孰爲河孰爲洛悉無明指故後人疑之漢孔安國之說劉歆邵康節咸因之劉牧始兩易其名則以九數之變見於列禦寇之書九宮之文見於張平子之言而巽四兌二震三艮八又雜出於魏晉諸儒之說固不可必以八卦之本於九數而謂劉氏之說無明驗也蔡元定兩考之仍其舊河圖固以畫卦亦可以敘疇洛書固可以敘疇亦可以畫卦也程伊川見免謂亦可作八卦數便在其中乃知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乎紛紛點畫之間也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超然獨契故畫出如此程子謂加一倍法一言盡之邵子謂畫前有易可謂深明造化之源矣世儒不察以爲聖人畫卦必靠圖書神龜龍馬動地驚天遂深求隱僻且託之異人異書豈知易理者哉作易者

其於中古乎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以之則易誠憂患之書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用是自強不息居安則思危不待於危也未亂則圖治不待於亂也剛不可過也柔亦不可過也貴得中而以正上下宜交修也明陰陽造化之理察盈虛消息之故識平陂往復之機得進退存亡之道僅僅免於厲而寡於過其憂患不亦深哉崔文敏曰易舍文而從畫治外道而衍數圖象之繁也易之荒也秦火之時易獨以卜筮不廢迨漢之言易則分爲三家始於田何以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雜爲十二篇再則焦延壽其言皆述陰陽災異之旨不類聖人之經而東郡京房受之著易傳四卷爲京氏學又則費直其說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上下經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而鄭康成王弼等皆傳之漢以來言易者多主象數惟弼主理略數天下宗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弼之學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舍王陸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尚數他若衛元嵩之元包關子明之易傳尤爲僭妄而畔易宋周敦頤著太極圖說邵康節剖先天之數程子作易傳朱子作本義而理與象數乃明凶悔吝居三而吉止一則甚矣易誠憂患之書也

尚書義序

尚書性命之書也人但曰書以道政事不亦淺哉易雖古於書然庖羲有畫而無文文之自周始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刪自陶唐下迄於周千餘年間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於百篇之中今其存者五十八篇始自唐虞者以其運文明而治化

隆也時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
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
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
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
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若夫中道揭自帝堯人心道
心有別惟微惟危有歧精之一之而後可言允執也則是後世
中之之說一之之旨已肇於中天矣至於明德新民之要修齊
平治之目堯典已昭若夫主善協一恆性降衷義制禮制曰誠
曰仁曰欽曰敬皆性學微言也上古之世無學之名有學之事
中古以來有學之事兼有學之名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修乃來知行之端已啟博約之義已昭千古道法由尙書而開
千古性學於尙書而宗繼往開來之統自尙書而始吾故曰尙
書性命之書也以言乎政治則洪範其經世之綱也他如齊天
運則有羲和之麻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百官則有周官之
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又一經而全六籍之義一
中九疇畫象之精也唐歌颺言風雅之祖也四代升降紀事之
宗也揖讓拜稽經曲之奧也凡經紀天地原本庶物建侯樹屏
則壤成賦命將出師車攻步伐茲勸頑民靡不委曲詳悉是以
讀尙書者不可不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
以後多臣戒君禹稷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
形而後正之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
費矣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慚德武王
伐紂則有泰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自己心弗
明略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

尹之志則去鬻拳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政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以圯於耿而遷國顧安利萬民耳而臣民謹謹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殷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爲龍虺一以爲赤子更三紀之久乃幸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甚暇而甚勞也世變有汗隆風俗有厚薄固應如此至於訓誥多艱澀之辭而誓命多平易者蓋訓誥多方言古語故難知誓命則史官所撰摺括潤澤粗有體製故曉暢也奈遭秦火百篇亡缺賴濟南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而傳之歐陽大小夏侯也其後孔安國得孔壁所傳定爲五十八篇而奏立之者梅賾姚興也爲之傳註者在漢則伏生劉向之輩在隋唐則費彪劉焯之徒至宋王安石傷於鑿蘇軾傷於略林之奇傷於繁呂祖謙傷於巧得朱子屬九峰蔡氏而書傳乃有所歸

詩經義序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卽正也故詩之爲經正人心之書也上明三綱下達五常典觀羣怨於是焉備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歌以陳誨立教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古詩本三千餘篇至孔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十

一篇亡其辭者六篇考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
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考其大旨蓋憫平王之教化不行則
以雅爲風尊周公之有大勳勞則以風爲頌治國先治家以二
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以邪風居十三國之終孔子讀
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
柏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古人可以爲君子也於考
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報施之禮行也於緇衣見
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七月見周公之
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鹿鳴見君臣
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於節南山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
牡廢則君臣缺矣皇華廢則忠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伐
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師眾缺矣魚
麗廢則法度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
庚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
則爲國之基墜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詩有三經風雅頌也有
三緯賦比興也有六義合經緯也有四始則關雎爲風之始鹿
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也風者各因
民俗之歌謠太史陳之於王而頌之樂官者也雅者正樂也小
雅則宴享之樂大雅則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頌者形容
德功而薦之於廟也賦者直敘其事興者託物起詠比者引物
比例關雎爲詩之首以王化始於閨門也殷武爲詩之終以成
功告廟也周南者周家之化及於南方諸國也召南者以周有
召公敷化而及南方也王風則東遷之後畿內之詩等於列國

也魯亦有頌者成王賜魯重祭亦得告成於周公之廟也要其詞不出於美善刺惡總其教不出於溫柔敦厚蔽其義不出於思無邪之一言也故曰正人心之書也此其義莫詳於朱子之序詩曰詩何爲而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然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

藝文彙考卷十一

七

浙江書局刊

七

典降自昭穆寢以陵夷至於東遷遂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學者本之西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而正人心之大端也漢之說詩者分爲四家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起於毛公而顯於鄭康成嗣後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爲殊絕宋歐陽氏蘇氏諸家皆有訓辭至朱傳出而其說始定焉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聖人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是故仁人享帝孝子享親園丘泰壇烝嘗禴祀非禮不行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之別朋友之信非禮不立朝會宴享鷺序鴛班車書會同采章黼黻非禮不肅執玉執醑主賓獻酬擊曲跪拜升降進退非禮不恭以及頒朝蒞政禮乃彰也軍旅戰陣禮乃克也冠昏喪祭禮乃敬也尊卑貴賤禮乃定也若夫綱常名教輔相裁成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人上而千古下而萬年一步一趨一事一物一言一動使非禮焉則三綱不立九伐不張萬物相戕相殺矣安能維持不敝長治久安乎天地之位位此者也萬物之育育此者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蓋吾性中自有天然節制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卽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也大學之至善中庸

禮臺彙纂卷第十一

八

浙江書局刊

竹文三

之率性也仁者善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實此者也三千三百括此者也毋不敬約此者也取之吾心而無不足充之四端而無不備極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無不全謂性卽禮禮卽性可也猶之孔門言仁孟子言仁兼言義後儒言良知亦無不可也以其範圍不過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漢時真偽雜出共二百四十一篇大戴德刪爲八十五篇小戴聖刪爲四十六篇而取月令明堂二篇合爲四十九篇今所用者陳澧之集說也於曲禮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於檀弓見事君有犯無隱之義於玉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

信可以學禮之義於郊特牲見天子貴賤之義於內則見合道則從不從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天子摠珽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見外而不內之義於大傳見舉賢使能之義於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諂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惟其師之義於樂記見爲君謹其好惡之義於孔子閒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於緇衣見惡惡好賢之義於深衣見規矩準繩之義於投壺見揖讓之義於儒行見崇儒重道之義於鄉飲見王道易易之義於射義見擇士於祭之義於燕禮見君臣上下之義於聘禮見君臣相與之義要之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人之性必有所發因其發而節之利久必怠也於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在禮之中有溫

讀墨彙纂卷第一

九

浙江書局刊

卷之三

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宣者有疏通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禮之大旨也或謂禮記一書是非襍亂其精粹者惟大學中庸而已其次坊記也自曲禮少儀樂記祭義射義等篇已多戾古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儒行亦非孔子之言然其紊亂難信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如月令之書或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不韋所造其稱周公者不過曰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焚書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慘夷赭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之所稱皆周制也不知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縣之秩芻建亥之月秦正朔也而李秋爲來歲之朔日不韋秦人也月令爲不韋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知非慕古而言之也耶如明堂位一篇乃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何歟孟子以爲魯儉於百里

明堂謂七百里書以爲唐虞之宮百夏商宮倍明堂則以爲有虞官五十夏后宮白戾經違古如此故程頤曰禮記襍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餘緒及格言甚多如學記樂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表記其亦近道乎其言正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禮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著處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六句漢儒安能到此自王安石變取士法棄經任傳而儀禮遂廢朱子始爲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綱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冠禮則附以冠義以至燕聘之禮莫不皆然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喪祭

禮記卷第一

十

浙江書局刊

七十三

二禮託勉齋成之而後禮經全也

春秋義序

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是非則知春秋者正名定分之書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君者也又端本澄源之書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君者也總之爲盡性之書也董子曰爲人君父而不明於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誅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陷篡弒之罪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衰撥亂世而反之正文成數萬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而不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以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故孟子謂其無義戰孔子曰吾因其行事加乎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

其成敗以明順逆故正月加王筆之也吳楚之君不書葬削之也晉侯召王而曰狩以示防也甯殖出君而曰衛侯出奔以戒君也仲子而曰惠公仲子成風而曰僖公成風嚴嬭庶也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衛瓘而曰衛儀之兄瓘明兄弟也陽貨陪臣而曰盜吳楚僭王而曰子討亂賊也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定長幼也晉書申生許書子止重父子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也小傳稱隱爲攝而書以公則非攝也傳稱止不嘗藥而書以弑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書曰君正里克之罪也夷臬之弑歸獄於趙穿而書盾究盾之情也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弑覈賊之名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也鄭伯使宛來歸祔而書曰入內不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王申公朝於王所明先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

讀史彙纂卷十一

十一

浙江書局刊
史文之

會諸侯伐秦明因伐而如京也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鞏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己而書曰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明宰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成己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也至若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事也魯與鄰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紀信裂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欒黶得書城柅大役也故高止得書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也然則春秋之因事而褒貶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

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有意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又當君弱臣強之時有爲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且其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典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則又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以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實事之深切著明也故假之魯史以明大法爲萬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其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孔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安可曰孔子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大權而行其是非賞罰哉後世三傳之作黨同伐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張蒼賈誼皆治之而晉杜預則爲之集解焉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胡毋生董仲舒皆習之而何休則爲之註焉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傳之而晉范甯又爲之集解焉至啖助趙匡有纂例辨疑之著陸希聲韋長微有通例統例之編迨程氏胡氏之傳作而聖人作經之意見并盡性之意亦見矣

論語義序

夫古今人極之所以立元化之所以運世道之所以治安恃有吾道以維持不敝也上古之時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道隱然於危微授受之間中古之時遵王之義無偏無黨遵王之路無反無側吾道渾然於彝倫攸敘之內故在

上者不言有道統之傳在下者相忘於道化之盛初未有講論之繁也自周轍既東皇極之主弗作而吾道之脈以微天生素王以開萬世道學之統繼以多賢相爲扶持於是君臣父子之道復立禮義忠信之教復興天地之運已息而復繼人物之倫幾亂而復敘奈孔子有皇極之德無皇極之位所以有論語二十篇之傳也吾讀其篇而擬似之論語之書化工也史臣爲書卿大夫及閭巷之民爲詩周公爲周禮儀禮文王周孔爲大易孔子因魯史爲春秋皆人代天工也詩之言溫書之言通如春易之言多象數禮之言委曲繁重如夏春秋之辭嚴而義正如秋冬論語則元氣渾淪無所不包盎然貫通無所不徹殆備回時之氣者乎且也於時習見自強不息之義焉於不慍見遜世無悶之學焉於孝弟見百行之原焉於謹言見白圭之當復焉

讀臺全集卷十一

三

浙江書局刊

於慎行見責躬之宜備焉於勿憚改見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之義焉於博文約禮見進道之確有可持循焉夫如是而後可言仁矣於克己見不遠之復焉於復禮見中心之安仁焉於修己之敬見帝堯之欽德焉於忠恕見由己及人之推焉夫如是而後可言一貫矣於呼參見堯以命舜舜以命禹之傳焉於呼賜見多學多識之非焉於見賓承祭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學焉於南面見行簡之必本於居敬焉夫如是而後可言樂矣於曲肱飲水見聖人之樂其天焉於簞瓢陋巷見賢人之能樂其樂焉於春風沂水見狂士之有契於聖道焉於時行物生見鳶魚之飛躍焉於用行舍藏見樂行憂違之道焉於鄉黨見聖人之一言一動一衣一食從容中道焉於堯咨見堯舜禹湯武王開代之君或禪或征皆本允執之中爲厥數之歸焉至於讀魏

煥之章知堯典之所謂光被也讀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章知古聖有人君之度也讀秦伯二南十亂八士之章知周之所以興也讀周禘之章知先王享帝立廟之義也讀爲邦之章知四代禮樂爲萬世人君之取則也讀誰毀誰譽之章知三代直道之公也讀先進之章知周末之文勝也若夫二帝三王之盛於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見之王降而霸於齊桓晉文見之魯宗國也孱弱不振於政在大夫見之禮樂不可僭用也於八佾見之陪臣不可專恣也於顛與見之伶官去國避亂也於適齊適楚見之春秋之間何隱者之多也於荷蕢耦耕見之道之不行轍環屢困於陳蔡於匡見之由是歸魯定禮樂刪詩書讀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以詔後世於述而不作見之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天生孔子將以開斯世斯民

讀聖彙卷第十一

古

浙江書局刊

卷十一

之聾瞶也於木鐸見之意必固我之俱忘仕止久速之無定時哉時哉與之偕行於篇終見之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劉向言魯論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夏侯勝蕭望之章賢及子元成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卿康生王吉皆以教授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古論無此張禹受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春秋孔墨並稱漢而後稍知尊師迨宋程朱始表章無遺蘊天下宗之

大學義序

大學之書該天德王道之全備全體大用之要爲內聖外王之書也其原則明德其功則明且明不獨明卽及新民而其要則歸於至善握之則在修身先之則正心誠意定靜安慮知止得止之驗也格致誠正修以內之事也齊治平修以外之事也而

其關則分於誠不誠嚴之至於十日十手之指視擬之同於惡
臭好色之好惡誠則自慊不誠則自欺究至不可欺而肺肝如
見雖欲不謹獨其可哉能謹獨矣心廣卽心正也體胖卽身修
也故釋正心無多功但言心不在身有所可也釋修身無殊指
但言之其所言好惡辟可也一提醒而卽是也釋齊家亦無多
事孝弟慈而其理己具興仁興讓而其道己全也至於平天下
則有大道焉亦於誠不誠乎分之誠者卽老老長長恤孤之君
子也好民好惡民惡之父母也慎乎德而人土財用因之之仁
人也必仁親也必忠信也生則必有道也其爲相臣必休休有
容也此誠而自慊之所得天人交應上下前後左右之無不協
也不誠者孝弟未必能興也好惡未必能同也必外本而內末
也必驕泰也必悖又悖出也其爲相臣必媚疾以惡也實不能

讀書集卷第二

五

浙江書局刊

古文

容也察雞豚也必聚斂也此不誠而自欺之所失至於菑害並
至好仁好義之弗講爲疾用舒之弗知也至於篇終於長國家
而務財用者尤三致意焉於聚斂之臣若有所深惡而痛疾焉
比於盜臣比於小人此小人者卽見君子而厭然掩其不善而
著其善之人也掩之著之之術雖工究竟爲如見肺肝之人卽
得柄亦爲妨賢病國之人察雞豚同於盜之人耳亦何益哉桑
宏羊之於漢王安石之於宋可鑒己吾尤愛釋止至善之章始
詠商頌元鳥之篇也再詠小雅縉蠻之篇也三詠文王之篇也
四詠衛風淇澳之篇也五詠周公烈文之篇也止至善之義仁
敬孝慈之理切磋琢磨之功親賢樂利之遺盛德至善之大詠
歎淫佚意味何其深長也若夫釋齊治之章於桃夭而詠宜家
之可以教國也於蓼蕭而詠宜兄弟之并可教國也於鳩鳴而

詠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凡理有直言之不著則貴委曲而形容之片語弗明則不妨連類而引伸之短言之不足則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則咨嗟詠歎而載歌之此之二篇并中庸天載之篇流連不已之情一唱三歎之妙六籍中未之見也學者於此而悟理焉則理出矣法此而立言焉則言善矣此明德新民之旨該天德王道之全也

中庸義序

皇降之初有性理焉有實理焉誠是也非誠自誠而性自性也誠卽性也尊德性之說也學問之中有獨體焉有閭體焉非閭自閭而獨自獨也閭卽獨也道問學之說也性中有三達德曰知曰仁曰勇又有尊賢之義等殺之禮非仁知自爲仁知禮義自爲禮義也合之皆性也誠中有肫肫之仁淵淵之淵浩浩之天不動之敬不言之信不顯之恭非肫肫淵淵浩浩自爲其仁其淵其天敬信恭自爲不動之敬不言之信不顯之恭總之皆誠也卽皆性也獨體中有所謂不覩焉不聞焉曰隱曰微焉閭體中有所謂無聲焉無臭焉又有所謂視之不見焉聽之不聞焉非聲臭自爲聲臭隱微自爲隱微也要之皆閭體也又卽獨體也吾於首章而解釋之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酬酢者喜怒哀樂也而喜怒哀樂所以于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者不中不和也喜怒哀樂所以不中不和者不能率天命之性也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者天命之性也人所以不能率天地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而自私自利所以奪天命之權者在不睹不聞之地也獨體也又卽閭體也人之不戒慎恐懼者以爲隱微也君子之必慎者知其見顯也慎之者去其自私自利之念以復吾

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累性者去而性爲主所以喜怒哀樂未發而不偏倚旣發而不乖戾也不偏倚故可以爲千變萬化之根原不乖戾故可以爲六通四闢之作用也所以極其中和而天地萬物聯爲一氣以位以育也吾再於末章而由繹之詠尚綱之什而悟闡然之章焉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見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其中也此爲己之學也未已也吾詠小雅正月之什言闇體也卽獨體也君子內省之功用之於人所不見之地卽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此慎獨之事也未已也吾詠大雅抑之什猶獨體也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不待言動而敬信恆存此其爲己之功益加密也未已也詠商頌烈祖之什知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此言乎其效也未已也詠周頌烈文之什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諸侯法

讀書臺文集卷十一

七

浙江書局刊

七

之篤恭而天下平猶之慎獨而天地位萬物育也此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未已也吾詠大雅皇矣之什欲以明不顯之意猶有聲色者存也未已也吾詠蒸民之什德輶如毛似足以形容不顯之妙矣如毛猶可比擬也未已也不若文王之詩言天載卽天命也聲臭俱泯不顯篤恭其至也夫此言闇體也實言獨體也言篤恭言敬信言誠也卽言性也要之皆庸德也庸言也德與言之所以庸者其道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宗廟禘嘗喪祭之義與夫富貴貧賤之別尊富享保之榮室家妻孥和樂且耽之細及修身事親治天下國家之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禮儀威儀三千三百之大凡云爾若夫大舜文王武王周公顏子子路中庸之人也大孝達孝擇善問強中庸之事也議禮制度考文有德有位者

之制作也世道世法世則善而且尊者之令譽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仲尼大德之敦化也大經大本化育至誠達天德之能事也今夫天日月星辰何其善繪天也今夫地華嶽河海何其善繪地也今夫山草木禽獸何其善繪山也今夫水龍鼉蛟龍何其善繪水也鳶飛魚躍又何其善繪禽魚也猶之無聲無臭善繪閭視不見聽不聞善繪鬼神不睹不聞善繪獨也篇末言天載卽篇首言天命非窮高而極遠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其要不外於極獨故曰中庸也

孟子義序

羣聖之道載於六經紹羣聖之統而光大之集其大成者孔子也至戰國教化陵遲異端並作行儀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惑其說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橫議於下猶洛

讀墨全集卷十一

支

浙江書局刊

61上

水懷山時盡昏墊蕪塞路莫可芟夷惟孟子以名世挺生紹洙泗之正傳擴六經之要旨闢邪樹正孤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本性善之理以斷羣疑其辭精而瞻其旨淵而通使仲尼之學獨尊於千古者孟子也秦氏焚書七篇列於諸子得不泯滅漢興高帝未遑庠序孝惠雖除挾書之律而公卿皆武功功臣亦莫以爲意及孝文廣遊學之路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有劉歆孟子十一篇西京趙岐註焉至唐又有陸善繼註七卷迨宋程朱乃窮其奧義而發揮無遺人謂孟子爲匡王正霸施行發政之書吾謂孟子爲講學明道盡性存誠之書也夜氣之說前賢未之有也日夜所息平旦幾希至旦晝而枯忘養則長失則消操舍出入惟視乎心可識仁義之存矣養氣之說又前人之所未發也氣配道義無是則餒養之以直

行貴慊心而其要歸於集義義卽性也可識不動心之原矣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智之四端前聖言仁義而端則未
之及也驗之於納交要譽惡聲而知其必然示之以擴充而火
然泉達四海可保掌上可運不忍人之心與政於此可識已盡
心知性知天前人偶及之而不若是之深切著明也存心養性
以事天修身而俟以立命反身而誠則樂強恕以求則仁萬物
皆備之量於此又可識已此皆千古精奧之微言性理之眞功
入道之樞紐守先待後之實學濂洛關閩諸公所爲續聖脈明
聖道表章六經以詔後世悉得力於孟子孟子固理學之宗也
甯僅井田之論庠序學校之設分田制祿行徹行助之美意良
法陳王道而極過化存神上下同流之用哉又甯僅居廣居立
正位行大道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至大至剛之氣浩

讀書集卷十一

九

浙江書局刊

古文文

然塞兩間而驕世主哉且七篇之中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
已獨至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
之千古讀書之法也論性則枯菴可湍水可白雪白玉可也言
仁義則梓匠輪輿可毀瓦畫墁可牛山之木可牖上之屨亦可
也言事理則西子可子都可魚可熊掌可弈秋無不可也此千
古文章之宗左遷韓蘇之流得其緒餘其編卽以名世也啟時
君則鴻雁麋鹿可好色好貨可好樂可田獵可好勇亦可也雖
所好有殊惟各予以可之道而不矯以腐儒必不可之論取
之左右逢源此爲後世奏議進言者之要道使賈誼知之不長
沙鼂錯知之不及害陸宣公知之不簿尉矣若夫距楊墨放淫
辭閑先聖之道與禹平水土周公驅虎豹犀象文謨武烈及孔
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同功顧不偉哉若夫篇末溯堯舜禹

湯文王孔子見知聞知之道統以去聖近聖自任豈虛語哉

孝經義序

六籍之外有孝經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孔子云欲觀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故因其問而答之爲說十八章以廣明孝道焉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子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必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堯舜之盛業禹湯文武之休風也然後知天子之孝不僅在視膳問安之間也諸侯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故貴制節謹度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畢公康叔之敬典文侯衛武之法守也然後知諸侯之孝不僅在趨立跪拜承顏進僕御之常也卿大夫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故法言法服法行以期無怨無過而守其宗廟此舉夔稷契之令

讀臺叢書第十一

子

浙江書局刊

卷之三

聞伊尹周公之欽式也然後知卿大夫之孝不僅在愉色婉容之際也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守其祭祀而保其祿位此賢人君子之懿則良有司者之宅衷也然後知土子之用心龐古遺民之醇俗也然後知庶人之孝不僅在藝黍稷牽車牛遠服賈之勤劬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俾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政令行而德教成矣昔者大舜五十而慕蒸蒸爰而瞽聘底豫瞽聘底豫而天下化之尊富享保而天祿及之自天申之大孝之徵也武王周公達孝孔子稱其善繼志善述事至於嚴父配天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天明事地察也孝以之道則國治孝以之德則國安孝以之仁則國和孝以之聖則國平孝以之義

則國成孝以之禮則國定也皆達孝之徵也崇伯子之顧養穎封人之錫類申生之恭至今稱之閔子騫之孝孔子稱之曰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曾子之孝守其身以事其親養志也非養口體也其他見於經傳者不概見然則無稱者即可謂之不孝乎夫孝庸德也本乎天性而非有異人之行也忠者臣之誼孝者子之誼事皆分內極其平常而非有高遠之鶩也故弗稱者眾也夫孝爲庸德而又曰大德何哉庸德者父慈子孝人倫日用之常也大德者親有不慈子以孝顯家庭人倫之變也夫爲臣而以忠名人臣之不幸非國家之所樂有也爲子而以孝名人子之不幸非家庭之善事也爲人子者孰不願承歡膝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親有慈行子無孝稱盡居室之常世箕裘之業不見異也奈物理難齊遭逢不偶至常之中至變生焉

讀書臺卷第十一

三

浙江書局刊

上

所以感風雷者在此動天地者在此人子安敢以感且動者重傷厥考之心甯可隱忍委曲以求全其至常至順之事子不願有孝名親亦不必以慈著相安相忘於服勞奉養之中而不能人曰某某孝子也某聖德大孝也其名愈美愈傷孝子之心而並傷厥考之心不卒之大也比于剖心箕子爲奴忠矣不幸也此大舜閔子申生痛哭流涕而未有己者也孝經中止言其常不言其變一頓一笑一指一搗一起一立叩之內心而盎然自足驗之人倫世故而觸處淋漓叩之千百世以前千百世以後四海以外四海以內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人與物而天良符合不差毫黍者也經之謂也茲編雖不載於六籍而廓然與六籍同功上舍是無以令下舍是無以學家無異教國不殊俗而世以治平用此道也自咸陽一炬並爲煨燼幸河間顏芝

所藏始傳之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元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集議是以劉子元辨鄭註有十七繆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註中采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仍自爲八分御札勒於石碑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周子太極圖義序

夫聖經浩博千歧萬轍吾道高深如天如淵蓋未易涉其流而窺其涯也粵自魯鄒教息漢唐諸儒僅求之文字訓詁之末或溺於卑近或驚於高遠或襍於異端而道統之失其傳者久矣

讀書彙卷第十一

三

浙江書局刊

六一

濂溪出而後學者得有所考以續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正異端似是之非乃自人心陷溺之後小人悖道至違禽獸不遠而溯及於生天生地生人物之始見聖人繼大立極之至君子修道合天之功圖爲太極圖且著其說夫易有太極孔子一言已盡茂叔恐人認爲有形之物乃加以無極二字固知易有太極是夫子贊易之辭非易之外又有一太極也無極而太極是周子贊太極之辭非太極之外又有一無極也蓋太極理也中正仁義是也周子曰無欲故靜可知靜在無欲無欲故一毫染不得動不得斯能主靜能立人極而大要則在君子之修凡戒愼恐懼之用正心誠意之功與夫居敬窮理之學修身寡過之方以求全夫太極之理者自不能已否則爲無忌憚之小人矣或謂圖之作周子手授之程子而程子終身不以與人遂疑

主靜懼入於釋老不知程子之意以爲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遽談太極馳心懸妙而不反求諸己故不輕以示人也按墓表序稱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蓋當時學者頗言濂溪之學自希夷來而無極主靜之旨稍有近焉此伊川所以推明道統斷自遺經也然今周子通書具在此豈秦漢以下諸儒所能彷彿故朱子謂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自孟子以來一人而已或曰中正卽禮智何不言禮智而言中正然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正禮智親切處也且仁義禮智非中正則仁非其仁義非其義禮非其禮智非其智韓康伯以无訓極西晉以來咸有無極之說何氏曰太極卽无也柳氏曰無極之極則以太極爲無極其來舊矣不自周子始也周子此言非以無極爲太極但以太極本無極耳有謂太極乃指洪濛未判之始天地渾淪一氣而言有謂太極者中氣古人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不偏於動不偏於靜而爲極邵子曰太極一也又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陸子謂通書言一言中卽是太極朱子曰太極者理也後儒訾之謂太極爲理則爲理生兩儀可乎不知以太極爲渾淪之氣爲中氣總不外乎氣也則是別有一氣放頓在何處以之而生兩儀此豈可乎蓋善讀書者須不以辭害意若如是而言必有一物焉爲太極乃生兩儀兩儀生矣乃生四象四象生矣乃生五行五行又次第生矣乃生人物豈成造化哉總之有理卽有氣生則俱生無先後無等待也通書篇內誠字卽太極也明太極爲實理而有體用之分也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澂且所論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

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己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二程子遺書義序

自有天地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敦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著之爲書以示後世及世之衰方外之士厭斯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

讀書彙纂第十一

書

浙江書局刊

〇三

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眞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尙也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尙至晉益甚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談爲美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元輩競相慕效糟粕六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裴顏著崇有論以祛其弊不能救也陳頴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尙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迄於晉亡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老莊浸淫至唐釋氏之教顯行士大夫復以才華聲氣相高奢侈波靡競尙流而至宋濂溪挺生二程親師之以誠正爲本以

六經爲歸表章學庸之書痛排佛老之害託興朗吟充然有得
夜深立雪望之凜然今觀其互相發明者心一也伊川言有主
則虛謂閑邪卽是存誠也明道言有主則實謂主敬卽是涵養
也學一也伊川以多聞言行爲貴欲人之蓄德也明道謂記誦
博識爲病戒人之玩物也伊川釋良其背之義蓋欲觀內而不
徇外此言學力之始也明道反鑑索照之戒蓋欲內外之兩志
此言學力之終也觀遺書之言仁也曰仁之道蓋以公論其與
通書德愛曰仁之言不一也周傳之言復也曰動之端蓋以元
論其與通書利正誠復之言不同也夫程子親傳濂溪之學者
也今言仁言復其議論之抵牾如此豈人自爲說家自爲學哉
曰仁難言也愛者仁之體公者仁之理曰愛曰公皆善狀仁也
何疑焉復難言也元者以動言利貞者以靜言曰動曰靜亦皆

讀臺全集卷十一

五

浙江書局刊

七十七

善言復也何惑焉大抵體用雖異說而同其本動靜雖異論而
同其理然則伊川何嘗不同於濂溪哉明道陳治道惟以格君
心爲第一義伊川爲崇政殿說書尊嚴師道期以養成君德爲
首事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
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明道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點也之意伊川氣象泰山巖巖有確乎不拔之操如聖一也而
清任和之不同仁一也而微箕比之各異其著落在五常百行
其著力在戒欺求慊清談虛誕之說釋老楊墨之論何自而入
哉伯子晚年欲著書而未逮叔子自易傳外皆不過隨問隨答
門人爭錄其所言儒者語錄之興自此始其後朱子裁定遺書
二十五篇續定外書十二篇

顧端文公曰河圖洛書是造物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章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有結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功夫有效驗方提起種種色色俱備易簡而明白何其切實自天開地闢以來豪傑之生眾矣做弗能盡又何其廣大而精微然則西銘乃橫渠見得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意合之固見理一分殊分之亦見理一而分殊也西銘體段宏闊故推至於知化窮神東銘工夫詳察故嚴覈於戲言戲動若正蒙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今聖賢知禮誠明成德之學等而實踐於言教動法畫爲宵得不舍於瞬息之存養語上則極乎無形語下則研乎形器語大則極於無際語小則入於無間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

讀臺叢卷十一

美

浙江書局刊

上

者廣推之無不準也一番拈動光彩如新特近來談道家未嘗過而問之耳或曰禹惡旨酒一段所援引何以多不得於親操心危而慮患深之孳子字字欲泣此必有深意豈徒高談一段大話空言一套仁體而妄意天地萬物爲吾一體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如是誇大哉西銘卽訂頑也悖德之徒害仁之賊濟惡之不才子非頑而何始也由於東銘所言戲言戲動其漸至於長傲遂非其究至於害仁悖德故惟踐形之聖人爲天地之肖子爲能有存心養性之實學由於有不愧屋漏之真功一言一動罔敢戲淪其事天也如不得於親之孳子操心危而慮患深然後見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吾之氣卽天地氣天地之塞吾其體也曰皆是也世固多小儒曲學必信必果之流止知一身一家之重此外卽漠然度外如秦人

視越人肥瘦不相關也故前賢教之以一體之義云耳或又曰申生恭而未免陷父於惡乃取而儕諸大舜之底豫不無偏駁不知橫渠非謂舜之孝果與中生同特以明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命耳民吾同胞物吾與此西銘之純乎仁人有見於此則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仁人之能事畢矣又或曰孟子親親仁民自有次第乃合而歸諸大君之長幼而不無或泛不知橫渠非以愛果無差等特以示聖人之心一視而同仁能稱物以平施耳然後知昔之至人纔欲己立便欲立人纔欲己達便欲達人故大學言明德卽曰親民中庸言成己卽曰成物此之謂仁體此之謂天地同流古人隱居求志求此也行義達道達此也蓋安勉王霸之分也

朱子全書義序

讀書堂全集卷第十一

毛

浙江書局刊

秦火而後聖人之道一壞於嬴氏之刑名再壞於漢人之黃老大壞於梁陳隋唐寂滅之教而先王正學之遺幾無餘澤矣嗟乎天下豈可一日無聖道哉以其道達之朝廷之上施於典章措於政治則天下顯然享斯道之福以其道隱於師友之間形諸問答見諸著述則天下陰被斯道之澤至上無宗主下無扶持而波蕩於異端之流曲學之說則生民何自而正其經哉自濂溪起而源流宏遠洛與關繼而脈絡分明紫陽出而諸儒之大成始集故論語之言無所不包以爲其要在乎心之操存涵養七篇之旨無所不究以爲其要在於心之體驗擴充中庸其說雖多而其樞紐不出乎心之誠大學其論雖博而其終始不出乎心之敬乃取其錯簡淆亂者爲之支分節解而元氣貫通殘編斷簡者爲之正訛補闕而旨趣歸一於是有章句之作前

乎伊洛一言之有據吾取之後乎伊洛一義之有考吾取之於是有集註之作夫既合眾派而匯流參殊塗而同歸又以其說之所取者必明其所以取之之意說之所去者必辨其所以去之之由此或問之作又得以曲暢旁通而無遺也至於在朝僅四十餘日而連篇累牘必本於誠意正心韓侂胄余嘉諸奸劾爲僞學而日羣門弟子探索討論講學而不輟於六籍或自註或分註而不憚煩平生著述論撰至汗牛充棟而不厭多豈非有見於大源大本將以繼絕學傳正統豈但爲之訓詁註釋不語上而語下哉時陸象山則以爲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與朱子往復辯論不合乃同會於鵝湖終不相合及姚江良知之學興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謂辯論太詳未免日就支離之病後始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嗚呼此

讀書彙卷第二

美

浙江書局刊

禪學者之僞作以欺世誣民而徒欲伸己之說也明甚夫聖人之道載於經者可知未嘗使人求於博文約禮之外而有所爲窈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言頓悟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嗟嗟是果道耶以聖人之知睿七十子之偉傑其過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何哉又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之神明倏悟而後可嗟嗟是果道耶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可用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捷獲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眾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佛老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心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太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

眾也道在古帝者爲治平天下之具至孔孟以匹夫身荷斯文其遇愈厄其教愈中庸而治平天下之功愈大且久以故周程之學數傳至朱子而以四書六經之義亟啟羣蒙不靳以訓詁詮義理其持論愈卑近其教愈廣大而治平天下之功亦愈大且久夫紫陽爲中人以上一流人物詎不能印語上一宗顧甯居中人下而終不以彼易此者蓋其自見有甚尊自信有甚篤故也聖賢心契形上而其用功必由戶而堂由堂而室學不可冥心而得功不可躡等而進也彼頓悟者亦何嘗不事書冊何嘗不聞見知解不事書冊不聞見知解又何從悟耶象山八字著腳陽明良知本於孟子不可謂禪其流弊必至於禪也予謂朱子持論愈卑近其教愈廣大而治平天下之功亦愈大且久

邵子皇極經世義序

讀臺叢書卷第十一

无

浙江書局刊

卷之四

康節之學心學也其精微則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則擊壤曰畫前有易又曰心爲太極可謂深明造化之源矣程子曰先生之學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而本於陳希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醇一不雜汪洋浩大又深造而自得之去穆李遠甚語其成德昔難其人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人但見其言易數而不知其精易理遂以數學目之豈知康節者哉康節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該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鄧元錫謂數溺則惑通則神自生民以來建天地之極極其用惟箕子也夫堯夫也

夫又曰堯夫其初只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在上面轉久之便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二之半時已有漸趨於衰之象也衰到二之半時又有漸趨於盛之象也理原如此數便在其中彼見得盈虛消息之理明白故能知之若以爲知未來事與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也遠矣觀物內篇康節所著之書也外篇明人記康節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或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聖人處乾自有處乾之道處姤自有處姤之道處否泰自有處否泰之道不若是之推測縷縷

讀臺全集卷十一

三

浙江書局刊

抄文

也詎知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襍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康節於所歷者古今列代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暘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灑落蓋左右逢原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雖多猶少也殆所謂風流人豪歟子愛其有春風沂水吾與點也之意曰無憂者其惟康節乎蓋康節真能樂其樂者也希夷亦能樂者吾私心慕之而未能學也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曰收天下春歸之腑肺故能以日月星辰水土火石盡天地之體用而不外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而不歧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而不窮以元會運世歲月辰盡天地

之始終而不易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而不滯於漁樵問答盡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而不疑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其學內聖外王之學也人以揚雄太懸目之奚啻霄壤哉至哉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天動也地靜也人處乎天地之間兼動靜而有之又至妙也人者天地之心心爲太極不必更言無極也畫前有易先天學也欲求大易之旨當求之先天心在天先此心法也欲知先天之學當求之心學於心外而觀休咎道外而求象數恐先天之圖皆陳迹經世之書爲考數非康節至妙至妙之論也吾故曰康節之學心學也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十一

讀書堂全集卷十一

三

浙江書局刊

10505

